桃策

3487
A180

長枝
三不朽
中
商賈
仝題
憂國
言語
策問
仝題
十 極
仝題
氣
曆法
仝題

寶
梅花
仝題
詩
杖
廿 筭數
儒敎
仝題
窮理
道統
治亂
駢儷
仝題
四貨

感應
卅 事業
名節
蒙養
覽戒
漁
春
仝題
史
琴
墓碑
卌 謙

問兵家長技

鄭東溟

對愚聞昔仲尼謂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蓋以不知爲知者皆聖人之所戒也是等不知也有不知之近者有不知之遠者比如聽樂今滿堂而聞絲雖不知其絲宮其絲商其絲角其絲徵其絲羽然知琴〻瑟〻雖不中亦近矣若以琴爲瑟以瑟爲琴是不知之遠者也不知五聲者尚不許知樂況琴必琴瑟必瑟而許知乎哉許知則不犯聖人之所戒五尺童子必大笑之今執事先生際國家多事之秋思兵家萬全之策不卑鄙草野之士論以制勝之兵問以全勝之要嗚呼天下之難知有過於兵者乎此俊傑者之所聽瑩況愚一儒生其於用兵之要何異於聽樂之琴瑟琴〻瑟必者哉愚若仰首伸眉論列兵法五尺童子必大笑之矣愚安敢對揚問乎然愚雖不敢知如此而勝如此而敗嘗讀古人書矣亦可言如是者勝如是者敗請舉古人苟拘爲執事陳之 竊謂天下之技有長有短長可以制短短不可以勝長物皆然兵爲甚自古及今而勝者不一敗者亦不一然未有以長攻短而敗者也亦未有以短攻長而勝者也是故兵未交必先較其長短曰某技我之長而彼之短某技彼之長而我之短我長而彼亦長則勝負未可知也我短而彼亦短則勝負亦未可知也我之所長而彼則短彼之所長而我則短則一勝一負我之長於彼者多短於彼者少則我多勝彼之長於我者多而短於我者少則彼多勝我皆長而彼皆短則我百戰百勝彼皆長而我皆短則彼百戰百勝吾於此觀之則知勝負矣故不待兩軍相當而勝負固已決矣然則我勝之道雖百端不同然不過

東275488

我之長攻人之短而已矣長技之於兵家其亦重矣哉所謂長技者若步卒之於險車騎之於平舟
楫之於水劍戟之於近弓箭之於遠是也是故險則步卒長而車騎短平則車騎長而步卒廢水則步卒
車騎俱短而舟楫長遠則弓箭長於劍戟近則劍戟長於弓箭此數者各有所長長者勝短者
負此必然之理也當然之勢也雖然勢或有長而負短者短而勝長者何也其故可知也嗟乎豈獨兵技
有長短哉夫於亦有之於者本也技者末也苟無其本而徒以末取勝則彼衆舟楫甚長車騎甲兵備矣
箭而走者何謂也此豈非徒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者哉是以古之善戰者其技也不特長於彼其於本能於
我無不勝功無不成矣由此觀之全勝之要其惟於乎其惟於也　請因明問而白之其所謂中國者漢
也其所謂夷狄者匈奴也今之中國非漢也今之夷狄非匈奴也則不無古今之同不同傳習之能不能於
今之中國雖非漢中國則中國也今之夷狄雖非匈奴夷狄則夷狄也然則當今之言求之於今其異於
古者戰舟矣舟車之戰不知始於何代然古人有戰於水者戰於陸者水必以舟陸必以車則其戰之來
也久矣指南之車黃帝之所以擒蚩尤也艅艎之艦闔閭之所以戰長岸也秦伐西戎小戎載於周詩漢
征匈奴武剛見於遷史楊僕平百粵而有樓船之稱王濬下益州而有龍驤之號今之所傳遠者耳
其制造之制若未之知也雖然舟之制雖不同浮於水則同車之制雖不同行於陸則同以今之舟制推
之於古其制不遠矣智伯之水不能沒晉陽之三板樂毅之兵不能壓即墨之一隅睢陽一城也過百萬
日滋之師陳倉一邑也抗卧龍問罪之師嗟乎尹鐸之保障田單之愛士巡遠之忠國至今彝彝在人

耳目則其將之切恐不習任兵之長技也至於倅倉卒克則天不助漢豈一時長技之所不如技比哉無死
之志勇卓出萬古其使兀朮敗北而逃遁者不忘且乎然則非麻札之刀制楊子馬也此之者無死必亡
今今日彼有其馬我有其刀於非無死則忠未信其勞之制此馬也　恭惟我國家南界接於倭北塞近
於胡此二虜技之長短可得而言矣火砲兵船南之所有而北之所無強弓健馬北之所有而南之所無我
國則無有之至於甲楯鎗槍之器無不精利而加以聖神繼作克詰戎兵城池險矣器械備矣宜乎高
矣慴伏山戎惴慴無兵無敵獨奈何壬辰之亂危辭於南夷丁卯之变土崩於北胡至于今日
邊患孔棘南逞假道之詐謀北肆恐喝之悖言嗚呼南夷所以自恃者奚非兵船火炮
鎗槍甲楯之俱乎北虜不以自恃者奚非強弓健馬鎗槍之具乎然則彼之所未能而我乃有之而反能之彼之所有者而我則
為彼所侮土崩我延解我假途我恐喝我者其故可知已愚也雖身在草澤而慷慨則素所畜積也憤过鄙之多鄙痛
聖朝之受侮不自料鄙淺欲一陳管見況承朔詢可無抵掌之一言乎伏惟執事垂察焉嗚呼
勝敗之具固在於兵船也火炮也強弓也健馬也鎗槍也甲楯也船可以水炮可以火弓可以射馬可以突釼可以斬
鎗可以刺甲楯可以衛然所以水之火之射之突之斬之刺之衛之者人也人不能為我死棄之而走則彼無器者
皆虛器也世豈有徒有虛器而能勝敵者哉然則我勝之策在人死力而已矣古之良將未有不得人死力
而能勝者也我國之兵器非不長也主閫外者未聞有一人徇國家而不顧身絕甘分少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
者此所以危辭於壬辰土崩於丁卯假道之奸計恐喝之悖言其兼於一時者也噫嘻亦病哉然則我之所以為彼

謀在人不在技也苟能得干城之將委之以閫外則必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蓋我之所以走者以人之恟也
人之所以恟者以其畏死也若不畏死則是天下之精兵也然則空拳可以制敵制梃可以撻甲何況以我國
之長技無南北之所有者哉患無可敵況蕞爾小醜乎由此言之制勝之要安有過於此者乎雖然世不無人
而猶(惟)患人君不求之耳人君苟不以誠則人固不出矣則制勝之策固在於得將得將之方又在於誰耶固
不在吾殿下乎若以為世降俗末人無俊乂則吾不信也何則傅說去伊尹遠矣與尹同呂牙去傅說遠矣
與說同諸葛孔明去呂牙遠矣與牙同是故白起將秦韓彭將漢英衛將唐白起骨朽矣漢有將韓彭
骨朽矣唐有將彼氏一時豈無今世之士求古人之骨朽哉嗟乎將者國之輔也國之存亡人之死生係焉昔秦
昭王時白起死昭王中朝嘆曰吾聞楚鐵劍利而倡優拙吾恐楚之圖秦也漢文帝時思頗牧之良曰嗟乎
吾(种)不得廉頗李牧為將吾何憂匈奴哉嗚呼秦之強天下無敵漢之時四海太平秦之強而楚之所以此圖漢
之治而所以致亂於將不得其人則秦以之恐漢之以為憂今我國家強不及於秦治不及於漢而對南北倔強之
賊不知無將之可為憂其甚惑焉執事之憂在患北不亡矣然今日之憂(問)過患獨其器械之長技而不及於將者
何也嗟呼執事之意可知也已其所謂制敵之要固不在於將乎然則執事之問在將不在技也伏願執事勿
以芻蕘棄之達之九重哉苟終又有說焉嗚呼制勝之要不過於將技其次也太上在君孫子曰主孰有道
將孰有能先問主之有道次問將之有能若孫子可謂知本哉蓋嘗論之長技不如良將良將不如吾君今此
萬斛之舡馳千里之馬仗倚天之劍控烏號之弓衣水犀之甲其將也括則能禦白起太公為上將積算爲

中軍孫武將左吳起將右廉頗李牧在前鋒韓信白起在後爰其主也紂則能禦武王乎由此觀之合
天下之長技以爲兵不如其將之有能也合萬古之英雄以爲將不如其主之有道也當今聖明之德固無間然矣
衷眷之心竊恥吾君之不及堯舜乎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補吾君者其惟執事乎執事其念之 日對
問士生斯世有不朽者存焉曰道德事功文章三者之外更無不朽之道矣其在唐虞之隆
三代之盛有道德事功文章者矣自漢秦以至唐宋不乏有道德事功文章之士者其可歷
指而言歟惟我東方邈在海外立國長久新羅至於一千年高麗至於五百年其間
必有三者之不朽可得聞其詳歟惟我國家自祖宗朝教育多方人材輩出所謂道
德事功文章之士有幾人歟三者之中有先後輕重之可言歟士之所尚固不出三者而
有一於此者亦不朽而餘不足爲歟諸生於三者何所當歟各言其志者 李敦臨 辛魁
對嗚呼天道之不老者何謂也有陰陽剛柔之道焉有風雨霜露之事功有日月星辰之文章
而已聖人之不朽者何謂也有爲我之道焉有巍然之事功有煥然之文章而已是知聖人之不朽者
蓋法天道之不朽也今執事先生當聖人體道之日際天地成功之時特扎三者之義以試一代之文執事其
有志於不朽者耶愚也感而爲之說曰士君子生於世也死而不朽何謂也蓋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非道德則何以修於身乎非事功則何以施於事乎非文章則何以見於言乎此三者所以不朽而存也
然而施於事者有得不得見於言者有能不能而修於身者無所不獲則道德者所先也事功文章者所後

也道德者所重也事功文章者所輕也此其所尚之不可不審者也嗚呼今夫草木有本則有實
有宗則有華道德其本也事功其宗也文章其華也然則有志於事功文章者盍自道德始哉
既曰道德為事功文章之本則獨無道德之本乎所謂道德之本者何主敬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乎今
若言文章之不如事功事功之不如道德則胡不引古人事以觀之也道德隆於唐虞盛於三代見乎其功與
乎其文則備所謂無能名焉者是耶非耶若曰某也立德某也立功某也立言則不幾於猜天之一處乎
所道德者遂闇乎杞申韓乎焚秦佛老乎漢唐則儒名者蓋寡焉而異名者皆是其所謂道德事功
文章者托於語道德事功文章也執事必欲聞之則有若董子韓子之道德若有曹蕭房杜之事功有
若班馬韓柳之文章雖謂之不朽可也文明於宋奎應於天上派濂洛續傳關閩道德是以康寧
生民文章足以經緯天地若使居可治之位操可治之柄則可以唐虞斯世可以三代其治而雖有不朽之盛
事業無施之措則天未欲平治天下歟悲夫由三代而上有三不朽之道則其不能明其學者乎由三
代而下無三不朽之道則其能明其學者乎中華已衰吾道既東則是請壽之於東方可乎惟我皇朝
隱居海隅羅年一千麗代載五百其三不朽豈可謂無一人哉世之論者以羅之三吳麗之七吳為左
袒於道德文章而以羅之金庾信麗之姜邯贊為赤幟於事功是未知此論果何得耶嗚呼古人之
道德事功文章信不朽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後之人雖欲聞道德事功文章之說孰從而求之於今
乎皇天眷我列祖以天之陰陽(剛柔)為之道德以天之風雨霜露為之事功以天之日月星辰為之文章教育之

多乎人材之為盛從祀聖廟者率皆以道鳴者也配食太廟者率皆以功鳴者也典衡文苑者率皆以文鳴
者也彬彬乎夏之質於郁郁乎周文之於信乎其蕩蕩於也信乎其巍巍於也信乎其煥煥於也嗚呼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極者士之道德也為萬世開太平者士之事功也為前聖繼絕學者士之文章也有道德而後有文章者
道德為重文章為輕有文章而後有事功則文章為先事功為後自其所尚者觀之則道德自道德
事功自事功文章自文章而自其不朽者而觀之則道德一不朽也事功一不朽也文章一不朽也然則三者
固不朽之道而三者之外其有不朽者存乎其無不朽者存乎噫士之為士者所貴乎學也有道德而無是學
則不可謂道德也有事功而無是學則不可謂事功也有文章而無是學則不可謂文章也是以有皐陶
稷契之學則有皐陶稷契之道德事功文章有伊傅周召之學則有伊傅周召之道德事功文章
然則古聖賢之所以不朽者吾知其修其身者有是學也固不待施於事則況其外之文乎由秦至於漢由
漢至於唐其事功非不高也文章非不工也飄風於榮華好音於鳥獸同歸於腐壞泯滅則吾知其
修其身者無是學也矣如是則羅之三賢麗之七賢果有是學者乎宋朝之四賢我朝之五賢果無
是學者乎吾之世之學者欲慕古聖賢之不朽修於身者必於是學施於事者必於是學見於言者
必於是學則所謂愈遠而彌存者其不在斯乎孰事曰三者之外無不朽之道者愚生曰三者之外有不朽之道
也嗚呼若愚者一腐儒也上之不能以堯舜禹湯之道致吾君次之不能以皐夔周召之功澤吾民下之不
能以闢程張朱之文明吾道至於三者之撰粗有一得之愚而久沐教養之澤恍無設施之地矣天之所以畀吾

生而得有今日則此臣生不朽之秋也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乃辛霄而對曰臣生之志則竊願其以
贊聖上之化竊其功以補聖上之治竊其言以紀聖上之事天不壞此志亦不壞山不崩此志亦不崩海
不絶此志亦不絶使天下之人頌聖上之德而稱聖上之功不衰意使不朽也已執事亦賜一言而知其愚乎謹對

問中之時義遠矣先儒以最難識言之未發之前其在何處既發之後其可定體於左一國則
那裡為中生一家則甚處為中其於易爻之言中正多矣中與正有輕重之可言於中庸之說中和
詳矣中與和有理氣之可論於堯之告舜既以允執厥中則舜之復加精一者何於既以精一為功
則其所以執兩端而用其中者何於仲虺所謂建中于民盤庚所謂設中于心其有異同歟
莫之執中而執者何中君宗之念中於念者何中於均是中也而或語之中行或語之中立亦各有不相
而言於三人之生孔顔孟之語豈有若不同而其所謂同歸於中者何歟大抵天下之事過與不及
其為失中一也以三代以下致治論之則其間不無小康之治而未聞有行中道何歟今我聖上精一傳
心勵精圖治宜其施措之宜事事物物咸得其中而余之何政令委靡常患不及百隷怠官庶
事廢墜其所以致此者行之或未盡其道而然耶抑古今之有異有難行者歟何以則行之無過不
及而建極于中馴致位育之功歟諸生其各悉陳

權說 三中

對愚嘗端居無事理會一箇中字耳無聞也目無見也此時之心寓於空寂枯木如也死灰如也則不得
其所謂中者矣又嘗接物應事當着一箇中字耳有聞也目有見也此時之心為物所引擇焉如也

話鋒如此則失其所謂中者矣於是乎心語口而嘆曰有是哉中之難於也求索他也不得把捉他也不得

更用甚工夫以其所謂中放思而又思願子先覺於天下今執事先生出臨圍策士之日拈出中之一字講究

乎深奥之理大哉問也愚是誠不佞而言或有中敢不為執事吐膂中之蘊乎 竊聞之中者吾心之正理也

天下之大本也不偏之謂中未發之謂中有所倚着則却是一偏非吾所謂中也思慮之發則却是和也非吾

所謂中也當其未發也中之体固具於吾心而無所倚着及其已發也中之道亦寓於事理而未有定体中

之体本無形像故先儒有難識之說中之道本無定体故聖人發其中之義慎其或近於生忘則必以

戒懼而約之慮其或至於外馳則必以謹獨而精之以之而行天下之大道以之而贊天地之位育則中之

時義固不大哉 往於中之為德至矣而或鮮能者何也 盍深攷此中莫如敬致極其中莫如誠敬所以直

內而誠外也誠所以成己而成物也是故君子敬以為本而中之体不搖誠以為貴而中之道不離不敬不

誠而以能乎中者未之有也 世之人徒知求中於中而不知求中於誠敬則宜乎中之不可能也後之能執其中者

盍誠敬為先 請就明問中而粗陳其条 嗚呼中之道不可執一而論也 在於一國則一國之中為中矣 在於

一家則一家之中為中矣因類而推之何適不然 易爻之作中正為貴而中必得正正不必中則輕重之義自着矣

中庸一書中和是論而中為本体和是已發則理氣之中可見矣 堯之授舜執中一語則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

乎 舜之授禹加以精一二字則所謂執中之道必如是而後可能也 非謂執中之外又有他義也 精則無雜一

則無貳而又於衆論之中折衷而用之則執中之義如斯而已 于民建中仲虺有說而居之所以導乎中也何

心設中盤庚云云而民之所以親乎上也其事雖殊而其理則一豈有異同於其間哉千古莫之貿者而
泥一而不通則中亦可惡也泥一則非中也君宗有以善而爲中而撓則中非可求也合之則非中也而豈
中也而或語之中行者以虛言者或語之中立者以道論也各有攸當者蓋可想矣死生去就三仁之行不同
而皆出於惻怛之意則一而已矣默識好下顔孟之事不同而不失乎隨時之道則中而已矣大抵天下之
事不失於過則常失於不及過與不及失中則均也而由三代以下得其中者或寡智者賢者過之而失中
愚者不肖者不及而失中寥寥於千載之無小康之治而其能用其中行其道者蓋有之歟嗚呼惟皇
上帝降衷之衷不泯而有聖人者出於其中建極而治休哉 聖上執大中之道致中和之極學問則加
精一之功損之益則得時中之義裁度也施措也咸得其中則宜乎軼三王之至治接千一之休運中庸之
極功致矣聖人之能事乳矣 奈何政多廢墜而能得其中道者幾希矣百隸解怠之政反其中道者
蓋亦寡矣常有不及之患率多失中之歸建中之治邈難追矣用中之德治不效矣君子未知行之未及歟
抑古今異宜歟 則欲行其中而無過不及之謬擇其中而有位天育物之功君子未知爲之何其可也愚於中庸
嘗得之矣中庸有曰純亦不已此言敬之道也中庸有曰不誠無物此言誠之德也主於敬而不得其中者
未之有也一於誠而未得其中者亦未之有也今茲世道之卑策模之微至於此則無乃我聖上之誠敬容有
所不及之歟使我 聖上詳胡不曰敬者學之成始成終而中之体不立則我之敬必不至矣誠者道之所以成已
成物而中之道不行則我之誠必不及也操之於至精之中則存心之極念念不昧行之於酬酢之際則克己之功盡盡念

不息以其中而不二不三用其中而不東不西極其中之本必与天地同其大則天地由是而位矣極其中之用必与
萬物同其宜則萬物由是而育矣政令何患於廢墜哉政令之得其中者在我聖上一念之敬一念之誠而
已何所憚而久不爲此哉嗚呼愚之辭江湖而顧國者非但爲執空文以衒於世也蓋將攄仿忖之悃吐忠赤
之忱款因以仰之上述一篇之中將之未免則盡言之可乎嗚呼於中和之道雖在於盡吾君之誠敬而贊吾
中和之功亦在於吾相之燮理也武亦弘化宣力四方上以贊吾君之德下以遂萬物之宜果能盡其道欲以覩
之乾象失度則中和之道索於矣俯以察之則民彝滅絶則降衷之理斁喪矣朝廷之上論議不中而
東西背馳矣注擬之際乖措失中而百弊生矣誠能得中行之士登廊廟之上則必以得中正之道贊中和之化以
至於育萬物位天地者其功夫豈淺淺者哉執事倘以爲可轉以聞之上必何謹封

問商賈

趙檉 二下

對愚嘗与商賈議于市曰聖人在上仁而且儉宜抑世子奚以誘宜頤莊世子奚以不行噫噫是必有以
也夫今來奉策商賈是問其欲誘者抑不行者頤莊而王吾君耶此愚生所以售遠價之時也謹
曰爲民者四一曰商賈蓋有通于無彼資乎此而工之不能俱全者於是乎易之物之不能並畜者於是乎
輸之輸而相資易而相救則信乎國之不可闕者商賈也是以阜通貨賄周禮有之易關來商月令著焉
惟其阜通也故國饒裕惟其易關也故民產足充充乎興興乎朝野豐實則其所以需於國者何如哉
雖然不以仁來之則商不得以安其業不以儉御之則財不得以沃其源而因利之益滋矣医用之日甚矣如之

如欲適商而裕財、、而足國莫如仁亦莫如儉世之君於人者曷不仁曷不儉也　愚按神農氏設肆
中交易大爲民極民懋遷有無而人始以便於民用以化居則其亦係重矣愚按抑末務本聖王有
制利競刀錐君子不與則征商之法古矣而冊車之賃見於漢史見之矣愚按周官不征百王之美法也漢賈
擧稅一時之權宜也敢問先生周漢之治若是班乎愚按司市有官財貨是以平其術之奇矣周禮詳
焉而楚之始營商旅四通治衛之道考諸國語亦可見也愚按不常貿賤也富千金之財而以人易
貨弘羊收稅也立均輸之法而與民射利陋矣愚不欲談且按治設而庫抑細民之兼并欲抹潤歟
藉富商之什一二君之陋一何甚耶噫吾與隆古而無徵吾陋後世而不足之徵吾其爲我朝乎洪惟我朝
有大爲聖之六七稅取什一市官之設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我祖宗法之設乎市之官則是亦周公
也市稅之輕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我祖宗體之輕市廛之稅則是亦文王也三尺肇彰奮甚盛
矣六府允治道其久矣黎民富庶不失懋遷之利出私盈溢已輕市廛之稅則是文登而今胡不（見則周之務於二百年間三亞行）
幸崇極而圮蕪代之產不于南吳楚之寶不于北加以達武之冗費多端而財以是竭矣関東之米
何踊貴而物以是耗矣卒至於商旅失業經用不継深而海山而山則國將何其維其棘矣太史出三寳
絶之語豈不今日而發耶章句鄙儒榮古陋今嘗以古貿於今曰今之貿猶古之貿也今之財猶古之
財也何貿之業於古而今否也何財之足於古而今否也噫古之道其貿之其財者仁而已儉而已矣蓋仁者
愛人、、而貿豈有不出於市者耶儉則節用、、而財豈有不至於裕者耶吾嘗見之矣周政仁也是以

九職通貨漢唐儉也是以家給人足救令之與舍仁儉奚以足致我后益行仁乎仁則商旅盡藏於
我后之市而不失其所矣惟願我后益崇儉乎儉則財用足充於我后之庫而不失其利矣夫然則旺富
而民安治至而化行堯舜我后矣文武我后矣以大市大賈在仁在儉乃民之所以富國之所以裕者何道哉
而曰得其人而已嗚呼士者四民之一也而士之爲士猶賈之爲賈也執事奚曰非儒者之事也惟仁義以爲寶
猶賈之有珠玉也於學業以爲貨猶賈之有布帛也然而上不賈而自賈則所行也上不售而自售則
仁義也今有士焉於是寶而過執事之門則執予活之乎活不活唯命也吾窃感焉謹對

同題 南九萬二中迤

對愚聞中國之居民也各有其所不得雜處使士居於庠塾常與講論仁義孝悌之道使商居於
市井常與計度居貨殖利之事蓋欲殊其務而一其業也今吾亦士之一也業沐菁義之化得編章甫
之籍則所讀者詩書也所習者俎豆也其於積著之理廢舉之術所昧然也今來被國承學於執事
而以商賈爲問則所問非所學也吾安能探策縱橫談視萬物之情而心計無限細分秋毫之末哉
然不以商問商而問之諸生則蓋是執事之意不得以知之矣吾何敢昧其本意而對之以言利也遂逡巡而
爲之說曰周官曰司空居四民其一商賈是耳蓋士者所以明斯道者也農者所以足斯食也工者所以備
斯用也若所謂商賈者所以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而使士農工三者皆無所匱之者也然則商之爲業
雖曰賤矣而利之及人亦云博哉是以善爲國者必以此爲重使陳肆辨物而來天下之貨遠賈坐販而

通四方之財賤々貴々往來皆得而利其貨々財々有無得均其徵初無横徵期會之事自有流行不滯之
用矣其爲有關於民生而不可無於人國者爲如何哉雖然孰不符商賈之往於市而其所使之藏皆
鮮爲君無不釐之仁則斯商賈不願藏於其市矣孰不欲資財之裕於國而其所使之裕者實爲
君無鄙侯之政則斯貨財不得裕於其國矣故鄒書以發政施仁於商賈之本大易以節以制度
爲不傷財之道爲人上者盍於是反之哉請因明而白之噬嗑中之物能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則日中之市肇自炎帝當此之後有粮食之患粒我蒸民莫匪爾極則有無之
遷永賴神禹聖王之治能保其所以保之重蓋可知矣登壠斷者左右罔利則征商之法亦始於茲矣
歟漢帝以父推子則舟車之筭矣哉殘亡秦治岐之政不征關市則周文至仁豈無聞矣關之法專
税商民則漢祖抑末彼豈達於成周法度大備元聖而經市賈師纖悉無遺則其制何在一部周禮
乎衛國倚炊及與楚丘通切悉商屬強與技則塞閑之訴詠人而美也陽翟千金富則富矣而隘
哉斯術言之醜矣弘羊均輸利則利矣自罔商賈禁至此哉宋柳並并意在均民而青苗之禍不忍言
貴也唐永什一或以覺征而關闡之稅豈正公哉噫神農虞夏勿忍爲此苟則吾言其制而不足徵
也宋帝唐宗皆苟而已不然吾言其制而不足法也許可詳者其惟我聖朝乎猗歟我國表東海
之濱有衣食之饒而況我祖宗之良法美意爲我民者厚矣深仁厚澤入民心者久矣立乎市之
官而六府孔修則姬公司市之規無以過矣薄廛肆之斂而各民輻輳焉西伯不征之政復見於今矣

行者貨遷而懋遷之利博居者蓄貨而裕財之道得漢賈能牟其利而物價無騰踊之患唐市不斂其業而
財貨有通行之均富庶之業殆將三百年于茲矣豈非我祖宗仁民之政節儉之德有以致之也不幸
自丙子以後長安灰燼累朝之儲峙皆爲宋室金繒有司之大括無已車舟未通路已阻於江南封疆多
事貨不交於湘坍厚貂輕紈昔遍於下賤而今則懸磬於王府明珠良玉昔溢於閭閻而今不稱服
於天倉萬貨之滯今茲極矣百物之貴前未有也我但三年之蓄我無其具抑且三室之儲古戒可畏
日至之候人何以供之公家之經費何以辦之爲國家計者寧不寒心嗚呼我國之山澤古非加闢而今非
加闢矣我國之民庶昔非加多而今非加少矣惟祖宗既能足用於當時貽業於後人而非今之掃地
於公私大匱於內外抑又何也今之論者必曰屢經兵燹也而愚則曰未也將必曰外困皮幣也愚
則曰未也何以言之衛文居楚丘猶致富強則我國之兵燹未甚於衛也周文事昆夷猶興王業今
我國之皮幣未甚於周也然則所以致此之由雖以如吾之闒淺者亦可得而測知之矣噫文王之所以
事昆夷而能致王業者以其行仁政也譏而不征即其事也衛文居楚丘而能致富強者以其能節
儉也大布之衣即其事也而方今朝廷之上其能以文王之仁政告我后者誰也其能以衛文之節儉告我
后者誰也嗚呼兵燹之禍既往之事今不可追言矣皮幣之憂謀國之道今亦可卒去也而恤民之弊無
歲不下未見宗忠之事乎然可謂仁政之行乎省費之方但曰是謀而遂爲文具之事則然可謂
財用之節乎若然不已焉惡必張天下之商賈四海之財將無以裕其貨也可不惜哉今者先自

九貢先推若保之仁使有顧蔵之高必行節之道使無畏斂之加焉未必設官通貨而自無積滯之患未必立法平物而自無騰踊之弊桂使賈生復生也不哀痛於公私之積雖使蘇軾今存必不設嘆於民生之瘁矣雖國家有一經費之乘尚可無匱乏之患矣寧以平時之經費重困市塵之小民哉論語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民其所謂愛民者卽其所謂仁政也其所云節用者卽其所謂撙節也幸執事勿以爲迂焉策將終矣以有欲爲愚嘗見太史公書云計然之策七而越用其五而得志焉滅強吳觀兵中國嗚呼以區區之越得計然而用之者是其國用且稱伯天下以我國千里之地以我王不世之聖乃不如弱越句踐之事六愚竊恥之執事勿怪其狂妄而入告于后也謹對

問憂國

趙㯳 三上

對嘗謂天而大者堪也隤然而博者輿也而杞人憂天崩而地墜噫杞人愚矣上焉而治者君也下焉而輔者宰相也而愚也憂時危而世亂噫愚也愚矣雖然天固不崩地固不墜而世或有亂時或有危則愚亦也之愚殆愈於杞人之憂矣今來奉試問憂國是詢噫執事乎以其亦憂愚之憂乎以流涕而道之曰嗚呼可愛者非君乎款忠者非國乎唯其可愛也故思君之誠不得安焉而憂之惟其款忠也故思國之誠不得安焉而憂之臣子之憂國固出於天性之本然而不能自已者也故俯仰而感慨念世而憤悒一致念之誠矣則於是乎憂之曰國將衰乎一事務之哉乎則於是乎憂之曰國將亡乎至於憂其國之治不古也憂其世之化不淳也者蓋古之志士皆然也然其見國事之日非而莫之省顧見國政之日紊而莫之肯念則豈

為臣必臣之道也雖然徒知可憂而不能盡其憂國之道違於有憂之不能盡其憂國之實則其憂於也憂
而已其何補於治國乎必也知其可憂而必憂其所當憂於後方可謂憂國而國無憂矣然則人之可憂
者莫先於國而憂其國者亦必有道其道何也忠以徇國義以事君而已何則當憂而不能憂者忠義
之不盡也雖憂而不能濟時者亦忠義之不足也不忠不義而能憂其國者無之矣不憂其國而能治其國亦
無之矣然而不呼不應不濤不流世之君於人者曷不以忠義厲之哉嗚呼唐虞化隆三代治盛邈乎尚已
云何其憂耶況陳蔡孔鐸徒循風雨鄒梁孟轍空流則文其喪天耶道其墜地耶千載以來一何
余心之悄悄也大廈將潰一脛獨撐則賈太傅之痛哭未必過也主少國危外戚專朝則袁侍中之流涕豈
為吾也哉句言去頫年豐於憂國者杜工部也一部纂書晦嘆時代於宋世者元學士也噫噫先生亦必
誦其言而想其心矣然遠江湖識深廊廟則文正之憂是亦有憂也身逢亂世念切明主則子瞻之憂深
亦其憂也二子憂國亦何必揭於其所深乎噫達而居上則職重乎安民窮而處下則心切乎進君心切恩
居則安得不憂君之憂乎職重安民則安得不憂民之憂乎然而使君子進而憂則誠利於國使君子
退而憂則無益於國抑事以為孰得而失孰耶嗟夫士生斯世不能不憂而憂之在身有輕有重則稱
伊國憂乎若使緩其重而急其輕則是恐終於憂而無不憂也姑舍古人之憂而請言今日之憂曰方
今之國勢何如也顛顛焉汲汲焉朝而若不及夕夕而若不及朝危兆傚徵十指皆屈試舉其緊則天
怒而災異民困而瘁矣唐虞不靖而無廷讓之風衛俗日渝而有覺為之習凡事以為憂耶不憂耶雖

以草野尚且條目列舉居廊坐而憂之者何如也不但廊堂身想於深宮丙枕之上其所以憂之勤惕厲焉
又何如耶大而卿相者宜憂之而失其任也小而府縣者宜憂之而守其職也然且大官小官悠々然々醉夢
於富貴而保身之得計狂走於利祿而患身之時事音玩愒而廢朝政恭脈脂而視國事業官如
全驗若吾未之見也輪力如棄書者吾未之中也噫不知有憂之則已如其知之則胡不憂之其所憂之而使其有
憂之者反為不可憂之者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吾恐其有國無國有君無君不待智者稟於而寒心矣
嗟夫君臣之義父子也國家之事一家也奈之何恬嬉悠泛且之於相忘之域從之無他汨於利而不知為
國之忠徇乎私而不知事君之義而然爾則醫今之病舍忠義而奚以哉蓋君其誠之謂忠君其道之謂
義忠於後竭力而事君義於後捐身而事君曷嘗不忠義矣而不憂其國者乎古人所以耿耿之深而發於
言語眷眷之間而至於流涕焦焦乎慨慨乎至於皇表而發白者庸非忠義之發耶夫然則所憂者可以知其深而憂
國之得其道矣忠之所及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況經濟之是慮乎義之所發豈可以塞天地貫乎日月何況危難
之足恤乎挂於忠義之亡性而得之上雖君子有待而恒人以下必待砥礪而後化鼓舞而後感不以忠砥
礪之其何以奮發其怠惰之志乎不以義鼓舞之其何以聳動其委靡之氣乎嗚呼今之為臣者豈皆不
忠不義之輩乎直其委靡怠惰而莫肯用力於國耳故雖有憂國之心而未得憂國之效徒自對
悒促傺而嗟嗟乎猶國治平之方矣吾意以為倡率以忠義激發其志氣則人無不反昔之為保命之計
者今變為忘家之人昔之為榮身之策者今變為致身之臣矣所以能憂其國而至於無憂之者宜易易

耳嗚呼上有憂國之君而下無憂國之臣則固不可以為國也下有憂國之臣而上無憂國之君則亦不可以為國也必須君臣共憂勤之相戒然後憂可以弭亂可得以保也雖然徒憂其國而知彼將不能有所益政聲憂勤而作事晉國之憂終未艾也詩人之憂蓋有其已昔唐文宗曰論天下事不免愁思此是所謂徒憂其國而因知彼將者豈非今日之所可鑑者耶惟執事亦以此言爲故思云云謹對

問言語

李朋錫 二下

對執事之嘗觀朱紫陽之詩乎其詩曰但聘言辭好咕囁徒啾喧此乃嘆言語之不愼而悶世習之淺薄耶是嘗誦此詩而慨然於今世者雖矣今執事先生策盈庭之多士痛今時之浮習而特以言語為第一頭問目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噫執事其有得於朱紫陽之詩乎愚拙不良于言既所先獲之問請以所懷於平日者爲執事正言可乎嗚呼發於中而宣於外者非言語乎為一身之文任萬事之樞而身之榮辱於是乎係爲國之興衰於是乎在爲則信乎言語之不可不愼也是以君子言而言必務其實則發皆有理可無失言之譏胡五峯所謂君子之言寡而實者是也苟或徒有其言而不務其實則言必躁妄未免亂虛之歸矣胡五峯所謂小人之言多而無實者雖然發於口者言也存於中者心也心苟正焉則言無不愼而其言也正矣心苟不正則言必不愼而其言也不正矣苟當有不正其心而能愼其言能正其心而不愼其言者乎然則欲務其實莫若愼其言欲愼其言莫若正其心故先儒論愼言之道而以正心爲本 嗚呼聖人配天欲其無言而四科之列言語是取君子尚行欲訥於言而有道之世或有不逐則多術之教可謂至矣而不逐之時其亦能矣智子不皆由於一言或得或失風庭各殊則子

貢之責人夫子之知言時亦至矣愚何間然一言而知下堂而迎者吾知其叔向也信任言而后言折獄者吾知其仲
由也時其為言人必樂其用而以之對可謂知矣曰無所擇言之雅仲則曾子之間不亦美乎晉室亂流清談之
尚而所談者空也戰國尚亂遊說縱橫而所言者利也先儒崇尚之士不事宗用我國之士不繙正直論
言不足之甚何贊為徒能其言不能踐言則可以吾人不如鳥乎贈以善言人以為寶則比諸珠玉其亦信矣而
言而決焉呂選輕淸座談論快若走北則我國之習不務多談堂堂也何足与論嗚呼惟天子之言三
代以後有聖王作可以當三王其惟我聖上之謂乎虞書所謂朕堲讒說者雖我所法為先從所說人必尚而
行矣即今日為然則三代之治不難專美於古昔宗之風庶幾復見於今而奈之何近年以來世道日卑人心日偸
其言也不以實其善也不以正而三復白圭南容之慎言果何人耶駟不及舌子貢之妄言一何多也嗚呼王臣蹇蹇
然若其訓而試之前今日合選成風各有如瓶之守則朝廷之直言何以不進直己而行者有其言而試
有今日訛言日與反生起蓋虐之端則章甫之所恥莫此甚矣軍務之事國家所重而經緯密勿先有
遠近之播吁咈之辞經席所論而街巷之間多有傳播之誤則肅求訛言之與不幸近之周試以發人
之所始有甚焉噫邵堯夫之言曰天下將治人必尚行天下將亂人必尚言今我國家其將治歟其將亂歟
以為將治則愚不敢必以為將亂則志之所不忍言也愚未知世降俗末人心不淳而然歟此非事所以致
而夏文尚及於野心雖然愚敢援經書世口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存之於心以此而推之則愚有
可言矣何以言之主於一身者心也源於萬事者心也而發於口者莫非此心之用然心常存惺惺不昧則世道而為

言動皆得其正而應事之際自無不愼矣執事反隅深究今日之弊則王恐聖上本源之地或有所未盡而於世
嗚呼尚行之治莫盛於唐虞三代而其所以治者皆本於心故邵伯溫曰堯舜善事于心三王善推于心然則後
唐虞而思臻唐虞之尚行後三代而思臻三代之尚行者盍亦救之於心乎 誠欲反求其心必愼其言以正心
爲要者胡氏之言也則体認而不失爲心正則言正者真氏之訓也則服膺而不忘爲先正其心以爲道學之
方則存諸中者皆得其正而發於外者亦無不正尚口之習不期袪而自袪矣明問中所者之弊抑亦轉移乎一事
耳故先儒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豈不信而有徵乎嗚呼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邦無道危行言遜愚不敢知今日危行之日耶抑不敢知危行言遜之日耶執事必欲使愚生危言危行歟
欲使愚生危行言遜歟使愚生危言危行在執事使愚生危行言遜亦在執事執事其將都俞吁咈於經席之
中而致君於三代之君致治於三代之治而使愚生危其行危其言乎亦將唯唯容容於朝廷之上而不能致其君於
三代之君致其治於三代之治而使愚生危其行遜其言乎嗚呼愚也淬礪其心激發其氣而他日朝廷之上言邦
家之事而能謇謇諤諤以免言責之戒則其不負執事今日之擢而亦執事使之盡言之力也執事以爲如何謹對

策問

姜世龜 三上

對。朱子有言曰古者敎之以德行道藝今之所謂藝者皆無用之空言、、非所以敎人亦非所以取士其言蓋有
改科擧之制以爲作人之方矣厄於元時不能有所節爲君子恨之至今我執事承綸音策多士恍然策士之非
其道欲於直言之未進將欲用其實而黜其華拔其尤而進于王執事之問可謂大矣執事之意可謂盛矣

行朱子未言之旨其在斯乎愚於其感而為之說曰為國之道莫大於取人而求治之要必在於策士盖人才在
家之利器而非進對則無以進其人治道必資於咨訪而非試策則無以見其才故由是登崇乎俊良由
是而敷納乎嘉言若是乎策士之有關於人國家也是以古之帝王必以是為進賢之本治之以為世之事而以
覘其蘊策之以古今之趣而以試其能非徒取其詞而已所以取適用之實也非徒尚其言而已所以為濟治之
具也苟是人而用之朝則為以寄之矣用其言而施之政則有興績之盛可以奎鋪乎治道矣可以黼黻乎皇
猷矣苟或反是徒尚章句之末而不求識務之俊唯取陳腐之言而終無切直之謨則文雖華而何關於
乎言雖工而何補於理乎嗚呼歷觀前代試策之道尚矣策之之能得其道而不能取其人者亦之有也策
之之不能得其道而能用其言者亦未有也人君之所當慎者果安在哉雖然為是者有本有末養之者
本也求之者末也上無教育之化下無觀感之效而欲人材之輩出而為國家之用者亦不難乎然則唐虞以之
上而採風化之權者盍反其本請因兩問而白之若稽兩漢科目多門矣賢良方正親於西京孝廉有道賢
於東都而言其人則非元凱之賢語其治則無時雍之化固不足與擬於三代之盛而無異同之可論矣至若以
道正誼仲舒之醇也曲學阿世公孫之倭也而江都千里終老天人之寸東閣為年丈顯布被之詐時君用舍
之謬自可見矣而試士之意果安在哉五府七科兆出誠意而劉淑之不應雲集請以對識為文且談無實效
則崔子之遂退而以為政論漢氏取士之不得其道尤可見矣試之詞華而詢事之道於是始矣財以用之而取
人之方亦多術矣策之時義於是遠矣欲攷其詳則越左方策矣若夫唐有術科宋置制科而皆試策為

取人之方則所取之人所用之言不難歷指而悉非其本則皆失教養之方矣譏切權臣宗閔之言直矣而終成傾軋之風詆斥奄人劉蕡之對正矣而徒起考官之歎當時朋黨之禍刑餘之毒尚且一言哉劉大為心驚焉且文毋但則張氏之言有是取者不良則一痛哭者亦則文山之才可以架宋矣其何救佞者於其間乎噫聚奎而太祖親策識手節之一時也噫在得人中出密奏為百世之良規也攀丹桂之一枝者非郄氏之詠乎對杏示之三千者乃吳公之詩也噫取人之術何代無之試言之法何世無之教養之得其道則有可取之人矣有可用之言矣教養之不得其道則無可取之人矣無可用之言矣考之傳記昭昭可見而時已古矣不足為今日道也若惟我朝取人之道可謂備矣損益時宜而參用漢唐宋之術試以策而有首解殿之規其所以詢事之方考言之法庶幾卓越於前古矣奈之何近年以來治盛而法久而弊試士之際未嘗察效取人之法竟歸虛文上之策於下者只摘細微之事而不及於時務之大下之應於上者唯是巽軟之言而殊無切當之策程式之務中而祿位之是競見章句之尋摘而治道之不達雖或取其人而何以責其經世之任也雖或用其言而何補於當時之事乎嗚呼試士者非取其文詞以求為治之道也對策者非為其仕所以效願忠之誠也而今之所以試之者既如此所以對之者又如彼則無怪乎人才之不進而嘉言之罕聞也噫古有策士之制而今亦有其制矣不可謂問之乖其方也古有試取之法而今亦有其法矣不可謂之取無其道也天生一世之人才自足了一代之事則謂之士無道蘊抱之素者非也謂之言無適用之宗者亦非也愚請陳致弊之由而後言救之之道可也嗚呼古之取人也必有庠序學校之教推其如是故賢才之蔚興矣愚未知

今日果能明其教乎古之試言也必有德行道藝之養非其如是故嘉言罔伏矣野無遺賢今日果能選其養
乎噫今日取人之法固美矣而所取者未必皆正直之人則安得其人而用之乎夫如是則詢事考言之失
其道者固也直言極諫之無其人者宜矣隨例備數之陋實由於此矣掇拾陳腐之說亦由於此矣嗚呼
矣既知源救之無策至請以培養二字爲今日設爲誠能自上款行試士之法則必以學校爲之本欽明
學校之教則必以培養爲之先尊道之能及其道則必有得人之休矣養之誠得其道則必有可用之言矣將
見群多士才充生群矣畢進萬言封章莫非宏博之詞矣天門對策皆是彷彿之徒矣執事所謂可聽
人可用之言於是乎得矣執事於篇終又以程夫子之言教之尤有以起君之感也嗚呼四方多事此何等
時也民生之難將未有甚於此時也國勢之危急亦有未甚於此時也君也誓忧惕敗之志思效不諱之言
者難矣何幸今者披腹有路愚何敢含口結舌而孤我聖上欽佇之盛心乎嗚呼用其言乃聖上之事成
其人乃執事之意也誠願執事不以言之廢人以申告密奏之意陳之於冕旒之前紫雲親策之處復見乎
布之身宗君生之望也執事轉聞于上謹對

同題　　　　　　　　　　　　趙咸鳳　三中一

對策士之爲文具也久矣上以文求之下以文應之故事而止耳則宜今日聖上賜廣平細覽而執事
詢乎策士也君也樸遨窮款啓自識其不足之補執事之不須而既尊勤厚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謹言
爲治在得人故取士之制始焉揀才在考言故問策之法作焉于以採四方嘉猷之言于以羅一時兼務之俊

技理之要莫有重於試策之道哉是以明王知其然也集蛾子而詢問之審言論進退之拔其尤而用其說以
其才而責其治則夫豈若後世之存其名而去其實也哉雖然爲是者有本不素養士而欲求其才是猶
不琢玉而求文彩也多見用力勞而食效幾也然則策士而求其才者舍育材則無先務矣噫豫章之
木干青非朝夕之植也隋侯之珠照乘由孕毓之深也三代之取士存其道也後世之取士亡其道也其良由
乎西京崇儒起乎東都正誼之學不施諛佞之說驟用於同者衰於亂者道也於不同者邪正親疏也
不就府庭之列惟對策爲專進說詰公車之權寬政論爲是著於異者對不對之名也於不異者歟
救時之急也漢之試策大畧如斯而漢之得人如斯而已問策豈能盡得天下之豪傑哉是以觀文辭之
上下則對之之制立焉問疑義著甲乙則射之之法作焉策之爲義大矣哉自茲以降於唐於宋取人之規
或曰制科或曰科目以策設問歷世皆然龍蟠鳳逸之士孰不由此途而進也乎哉噫吉甫從諛則宗閔
之譏切可也而不幸者命賦之乖於是也宮闈將亂則劉蕡之忠憤至矣不敢取者死生之昧乎心也于韶良
之乎劉大之說是山谷之乎不息之流忠志之士大抵然也將紫雲而觀策則是求有益於得也知貢舉而密奏
則是言可底於行也片玉一枝無已太誇禮樂縱橫徒窮外假後矣㳂哉何足彈論嗚呼上下數千年間
作成而掄選者幾乎無間則北禹之領於執事之道乃若我國則誠有可言者矣三百年來六七聖作求
矣乎是務得人乎是事漢唐宋之制斟酌而損益之鄉省殿三試設策而咨諏之其所以求言之道備
矣其所以取士之路廣矣得人之道於斯爲盛試言之方視古無愧而文勝於語法疏於久宗致如掃虛文太過者

至于今日極矣今則問別目策於多士者鉤瑣而摘細循舊而依様則其寡陋寂寥之習識者所笑矣出之者治乎
復於有司者務拘之是拔程式之莫違則其寡蘇長之直言者殊矣考其格設之意由是而氣凡
為臣者諫君之風由是而墜焉則國家之得士難矣策試之本意已失嗚呼夫豈問不求其道取不求其方為
能那將士無蘊才言無適用而能那愚誠不良于言左右視而不知所對也雖然嘗付之矣古人之言曰不有以
倡之孰得而和之不有以成之孰得以取之然後而求則今日救弊之策豈外於教其士以養其才乎噫教之不
其道將之不以其方然後而歸之曰天下無才其真無才耶其真無養才耶使愚作為今日計則莫如行周王
作人之道體鄒聖育才之言菁莪之化不替棫樸之教大振則上有以崇之化下多使屬之行夫然後三物
賓興之六藝而考較之策之以觀其言取之用其才則將見瑰偉奇異之士于于而進忠謐宏博之儒濟濟而登
唐家之詭偉榜教而無足之好夫宋之帝之所記拔十得五不足之道執事倘能斡今而稽貢舉之則豈非能從三代之世
執事於篇尾首之以先儒之言繼之以當世之務其欲得言於科目之外者至矣愚豈可因其古而重孫執事之意
哉愚又于有言曰取人以身愚未知今日我聖后取人之法果能盡其道乎嗚呼臣民無祿鼎湖之遺弓莫攀神人
有依咸池之旭日繼照殷宗之諒闇從勝君之顏色一國傾耳而拭目咸願少須臾無死復覩太平之治矣
若之何比日以來辭氣太露雷霆遽發王言大哉人猶有感四方誦之將謂斯何噫文修不患執事之事盍
救之失執事之責在於執事勉之哉不以人廢言深有望於執事謹對

問極

洪觀 二上 庚子

對國家之設科舉而策多士者非徒取其人蓋將以用其言也然而自西京以下其策士者徒取人者多而能用其言者蓋尠矣無聞如董子正心之說本大學八條之要而漢武不能用文山不息之對引中庸九經之宗而宋理不能体其如則責之忠直見黜於考官則況乎而策不及於子而豈其言之有補於世也乎愚嘗以為知其言之不見用而求施於有司者是利其身而已衒其能而已夫為士而有干澤之誘冒進之名則立身之大本已壞於初出之時如之何責其能致君澤民如之何責其能論道經邦愚甚不敢竊嘗恥是事也入山林處畎畝不求仕達於人世自分畢命於松楸迺者我聖后出乎震御乎乾拾俊又而列庶位登俊良而隆國政使隱居無憾之士莫不延頸而想望雖或任用不終而其風聲氣習已非曩日之東方矣凡有志斯世之士孰不願桑其朝乎愚故振袂而起曰聖人作可以出矣倘能執善言而往告乎御事守有不吾以之虞矣乎於是乎自含重繭偕計吏而入禮闈雖我主司果能渺然高氣不敢於前言策以極之一字而遂陳天人之蘊奧極言時事之得失其意豈徒取其人而止哉蓋將得言而措之耳使愚之說行而少補於時則死不足以為吾恨也然不足以為羞也不用吾言而只以利吾身衒吾能則偕俗取寵非吾之素而志也豈敢為釣位之階也愚也請極言無諱且惟主司憑几而聽之蒙遂為之說曰嗚呼大哉極之為義也指萬理之總會而極之体立語大道之流行而極之用著故至極之義著於紫陽之書曰標準之名記於蔡氏之傳蓋理宗於天而天有其極理宗於地而地有其極理寓於人物而人物有其極運於上而為萬物之所環仰達於中而為四方之所取則大哉極也非是極則天不得為天地不得為地人不得為人而萬物不得為萬物若是乎其義之遠也是故古之聖人莫不繼天而立極

其体極之道參三而貫以其位極之義其其仁之理而建父子之極其其義之理而建君臣之極以至人倫日用事物之間夫婦長幼朋友之道靡不建其理而建其極以是而化邦國以是而平天下則其所以得正極之妙用而用保極于庶民者為如何哉推於是極之理寓於天地而使天地得其位者則在於人之立其極是極之理散於人物而使人物而得其所者則在於君之建其極之不能建何能致化育之盛乎其未之見也然而極不自建而使之建者其道有本本者惡在不過曰誠誠能体天行之健加不息之功以是誠而求太極之理以是誠而立皇極之道則中和化育之功其在斯矣嗚呼太極埃坑冲漠無眹而理之微者也而不顯則太極二字其立天之道乎欽時五福用而敷錫而道之顯者乎而不墜則皇極一語其出治之道乎曰太極之一動一靜有生陽生陰之分自皇極之無偏無黨而有會極歸極之義則至理著矣王道成矣其立言曰𦍒之亦可坐而致也太極之理詳於太易之中而別立三極之說者繫辭之説也皇極之道備於洪範之書而更論其極之盛者篇末之書也噫三才列位六爻成象豈可留居究惡弱為後則豈相發明其義自著臍彼以後列錄宗定以中正人紀以立屋棟居上而承以衆極物号有萬而各具其極則所指之意不越乎斯康衢日月不識帝則之至理春秋風雨運太和之元氣則何有之歌宗韻會極無邊之聖蓋一太極于郡安樂書以朋友一室滋溪圖不盡意噫起往綸於心上清意誰知交翠草於庭前春次洒落胸襟新民歆各至善之止至天無外自是其致育之功則當思所陳以論聖道而已其所謂用極於太極之極其所謂建極於皇極之極歟究極致自有建建嗚呼建極者人主之事能其其道者二帝三王也虞書所載可知允執之中商史所纂或異無

昭之盛大同之世尚矣何論降而後也莫君誼碍間或有之而能建其極者未之聞焉知務德化而不能不泥之以黃
老知四年行仁而不能不畫之以道效知施仁義而不能不過之以姑息則駁矣何足與論於今日乎嗚呼不有遇
梟孰知鳳凰之為瑞不覩珷玞孰知良玉之為寶不有漢唐孰知國家之盛乎 惟我國家聖祖龍
興奮神武而肇基神孫燕翼秉烈文而纘序惟精惟一執堯舜之所執建中建極慕湯武之所慕則其所以
得之心而賤其實者莫非体極之道也撫鴻休而垂大化者莫非建極之義也克享至治無能名焉蕩蕩乎至
德無能間然而体太極之理建皇極之道至于我后而極為視烈祖而新太甲之命以文子而服成王之位道積
厥躬事加時敏之功學有緝熙自就光明之域日夕乾乾而把握者此極也夙夜孜孜而持守者此極也大本之中既
正於宸極建道之和可行於國中是宜風雷順軌極玉燭於玄都雨暘時若溢金膏於紫洞地平天成而有
虞朝鳳動之休民安物阜而有夏氏咸若之美奈何上作而民不化爾敎而民不效天怒於上而災異屢臻
額於下而敎化日滋欲噫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故卜吉休祥周武以之興也皇天降災首殃
之所以亡也而今也天文告警地道示戒慶雲景星不瑞於唐吳之世日食地震有倍於春秋之時正月繁霜
記小雅之篇中中谷有蓷嘅仳離之女山崩于晉川竭于周而危亡之象已著石移于漢星隕于唐而禍亂之
來無日則今之天災時變何必也噫曆數短長在乎風俗國家興衰係乎紀綱故正其風俗著於程氏之書亂其
紀綱戒於伍子之歌而今也下陵上替紀綱之紊甚矣以蕩蕩陵德風俗之壞極矣負酒肉於朱闌闌相之後靡
甚於唐寧也被文繡於墻壁則閭巷之豪奢侈於漢民也窮貨攘財越人之獄在在殺父戕兄敦倫之教滔滔

則今日之民心世道何如也嗚呼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日之災異如此今日之時世如此則柔和我國休咎之徵與昭代而同其軌耶木之折也必通蠹而無疾風則不折墻之隤也必通隙而無大雨則不壞今日危亂之象其猶將折之木欲壞之墻而直不過疾風與大雨耳何聖明御極既建中和之德而不見位天地育萬物之效與是則徒有建皇極之名而不知所以体太極之理耳何以体之不爲道曰誠而已皇極之道何以建之不唯曰誠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今夫誠莫如天地故書曰之寅寅畏之運無一息之停生長収閉之間而存太極之理者無如天地爲今夫誠莫如聖人故純亦不已至誠無息聖人之德純於天也聖人之誠於治睿心對越無貳無昊而建皇極之道者無如聖人爲今欲盡建極之道則唯夫天地聖人之誠所謂能自上頌天雷之大象賑三百之一言以見宗理而体皇極爲以宗之而建是極爲謹於蹟循雅護之中存心於雷祥燭理之時不以私意而參錯不以頃臾而間斷則存諸中者其宗無妄純粹無雜而徹上徹下者是誠也無以於用者繼久不息周流不已而成始成終者此誠也誠之既極而太極之理行爲皇極之道建爲其動也其靜也合乎陰陽之闔闢其歛也其錫也一於其範之保極天災可消時變可弭民心可革世道可回挑事而從決而物各遂其性者誠可一言而盡也嗚呼太極之理論之極矣皇極之道對之極矣而後有未盡之意則敢不極心而告之今之對策者有以輔幼主之道告之挑事者乎噫惟新厥德伊尹之言也固不在初君之言也至於周公則有大焉在昔成王之初政周公恐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無逸以訓戒之而先之以稼穡之艱難次之以尼佚之唯正終之以閭里之怨詛上本天命之精微直詳耳目之訓逸則無逸之書固天下萬世之龜鑑

而其在幼子王九而服膺者也今我聖上語其年則成王之幼冲也語其位則成王之初服也語其心則成王之知逸而不知無逸也稼穡之艱難何以知之庶仍之難上何以審之閭里之怨詛將何以法周公訓王之意乎嗚呼執事述子國永年之理陳祖宗敬畏之案而贊聖后無逸之道則体極建極之義可以盡之矣噫綿針小技採筆末學安敢贊廟謨而裨國論乎然而味滄海一滴而知其鹹採鄧林一樟而知其材執事之以狂斐之言不之倣採否幸甚々々

同題

禹昌績 三上

對愚也不幸而生於千載之後既不見先王建極之治又不聞君子語極之說其於極之一言常眼昧々幸而至于今日休聖后御極於上執事問極於下先王建極之治可以復見而君子語極之說始得聞矣何愚生所欲聞而未聞者今執事策以問之歟噫執事之問我知之矣將以補我聖上建極之治而諶諸章布之意乎其意甚盛々々遂感而為之說曰遠矣哉極之時義也盍極者至也理之至精至妙而不可得而名者謂之極道之至正至大而不可得而稱者謂之極有是理則必有是理之極有是道則必有是道之極是知天下之事々物々莫不有其極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然也必究其理之極者必行其道之極者以之法乎天而能合其至極之妙以之做乎治而能成其至極之功無偏無黨蕩極之理具焉蕩々乎々而極之道存焉大矣哉極之功用也嗚呼本乎一源而統會萬理者天道之極也代天理物表正萬物者人道之極也天無此極則品物不能成而天不為天矣人無此極則治道不能立而人不為人矣為君人者有見乎此則可不於極之一字上着力哉雖然天道之所以能至其極者匪他以其有不息之理也聖人之所以能建其極者以其有无妄之心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對曰誠乎哉

故君子誠之為貴嗚呼天道運於上而名之以太極皇王建其中而稱之以皇極蓋一動一靜之
物生焉無反無側而會同有極則聖人立言之旨所可見矣豈有同異之可議乎文王備羲易
論太極其既悉而武王系易文言三極箕子陳洪範疇皇極其說奇而備末立說別標之極
噫一理渾融分為三才皇王建極為用感通則無為之三極其明甚天地人之理也未之以一極云言其
感用之道也虛其本而不動者主靜也作四方之準則者聖人也撐然村之淡天倉者奇男也則其本
謂太極也人極也皇極也者豈非朱夫子無極之語乎噫在天而為天之極在人而為人之極在皇而為皇之極亦天
下萬物各具其一極之義亦可得以言矣不識不知唐堯之治而其皇建極者何也無跡可稱仲尼之所以比
諸太極者何也噫烝我蒸民歌帝力之何有天縱將聖為萬世之師表則其所稱述豈無所據皇
極之書號以經世者康節也作太極之圖而加以無極者濂溪也天根月窟其所康濟者同於之也
而前綠草其話添次第一般情意也夫子無所不用其極著于大學亦育萬物峻極于天載於中庸從
氏之傳獨得其宗子思之書皆以明理則其言之有得於太極皇極之理若合符契是何有焉哉嗟
唐虞之盛三代之隆尚矣無以論漢唐以後未始有建中建極之君則果何觀於今日乎無已則切惟我國聖子以
繼之神孫以承之其所以將於所以得者莫非建極之道也其所以光前而裕後者亦莫非立極之道也歷年三百統
化洗隆傳緒十三聖人又從學務時敏日進乎高明勤精求治期臻於中和風化乎有夏勤其我祖宗建極之前也
胡多乎哉求其我祖宗立極之道也即位以來四方拭目側聽聖王之建其有極萬歲以加矣天人宜其洞稽也至若

宜其感若也而奈之何反是也範文示懲可惡之災不絶於太史之筆時事大乖於常之變異見於四方之災之
心不淬已至澆漓之域習俗漸下未免偷靡之戚噫天災如此則今日之天怒警矣人心至此則今日之人失矣
天怒警於上民失於下而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至於時變之條莫今日若也世道之喪莫今日甚也則將何
以拾邊將何以維持乎於是乎庶事兼胜日趨委靡是何我聖上建中建極之治至矣盡矣而天地不
能位萬物不能育終至於危亡之域歟此仇牟所以慨我於斯而下詢於愚生於此也嗚呼我后聖君也今日明
時也以君位觀之則可以建中之治矣以其時考之則可以見位育之效矣今之政化如彼其卑國勢如彼
其頽於吾身親見堯舜之願一何刺謬乎此必有致契之原而吾莫之知耳抑於窮審反復而思之也太
哉有可言者矣噫在天曰太極在人曰皇極而天不能自極必有不息之理然後能致其極人不能自極必有
无妄之功然後能致其極則誠者其惟極之本乎是以古之聖王欲致其建中之治則必先求其崇宗之功于
以衛建極之道于以出立極之治此所以治爲聖王之治世爲聖王之世而其爲功治與太極無間者也執事疑吾言乎
愚請以所問所及者證之大學之所謂無不用極中庸之所謂峻極于天者究厥所由則莫不本之於誠也一字此非
今日之所可取則者乎聖上若曰古之所以能建其極而治道以成者何哉今之所以不能建極而治道不成者何也此
必乎之所以誠之者不如古聖王而然也以不息之功反之於己以无妄之宗責之於身法天運之無少間斷而孜孜
於政令之間如天道之於穆不已而勤勤於酬應之際動靜之爲與天爲一則在我之極合乎在天之極建中建
極爲明配天中和位育治出百王矣夫如是則天災時變不足虞矣人心世道不足憂矣執事所謂萬物咎

遂其性而抗錫以保極之休吾惡惡不啻於是矣辞之畢矣竟有在焉建極之道往往於誠而誠之之道
有其本焉古人有言曰雖有嘉肴不食不知其味雖有至道不學不知其道蓋誠者事之本進德者
能盡其誠則必也沉潛乎道學之說研窮乎義理之源以之不誠者以之學而誠之事之不實者以是學而保
之學之至矣而可以致至誠之道矣誠之至矣而可以合太極之理矣豈不盛哉豈不休哉謹對
問氣者体之充也天有天之体故有其氣而有和氣焉有沴氣焉人有人之体故有正氣焉有戾氣焉
其意義詩言其詳欲悉推而究之則天之和氣行則風調而雨順沴氣行則疾風而淫雨人之正氣者言直
而行純戾氣者言悖而行違歷觀前代和氣之行常少而沴氣之行常多稟正氣者常少而稟戾氣者
常多其故何歟今我聖上臨御以來事天以誠而天之氣不得其和有疾風淫雨之異化民以德而民之氣不得
其正多言悖行違之人如欲天之氣常和而人之氣常正則用何道而能之歟　趙流錫　三上
對嗚呼指天而問焉曰天乎曰天可也問天之所以爲天則吾不知也指人而問焉曰人乎曰人可也問人之所以爲人則
吾不知也行於氣化之間雜乎衆人之中洞洞乎無所識敢與先覺者下矣今我於事之問乃及於天地事之說以
之以鼓吾氣實愚也仰以觀俯以視茫然不知所對也雖然以草木之冥然而有草木之氣以禽獸之蠢然而有
禽獸之氣則況乎吾人之於冥然蠢然而最靈於物者果無所受之氣乎能推自是氣以驗乎天則天氣之
流行可坐而知也雖慚坐井之說敢窺管豹之說氣以成形於上而天有天之氣氣以成形於下而人有人之氣
實爲天焉而無是氣則無以充其体而天不得以爲天人焉而無是氣則無以充其体而人不得以爲人信乎天之所以爲

天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氣而已大哉是氣也惟我天之氣宜其和也而有時乎沴焉人之氣宜其正也而有是乎戾焉
惟其沴也故天失其常而休咎之判由於斯 惟其戾也故人失其性而善惡之途分於斯 其和也其正也誰爲
之孩欲其沴也其戾也 殆文之往哉 大抵一氣流通彼此無間 天未始非人 人未始非天 而氣之所在理亦從焉 氣
外無理 理外無氣 循乎是理則吾之氣正而致天氣之和矣 悖乎是理則吾之氣戾而致天氣之沴矣 欽於其
和者舍是道奚以 故朱子曰吾之氣順則天之氣亦順矣 代天工者盍究中和之功哉 請虛語天其高而之氣也渾
然謂人其昊而之氣也浩然 周流充塞初無限量 語其爲体宜若無加而在天曰理在人曰性 則標而論之斯可
大矣 推類備究以驗乎天 則風焉而調雨焉而順者 必其天之和氣行也 風焉而疾雨焉而淫者 必其天之沴
氣行也 豈獨天哉 雖人亦然 言之直矣行之從矣 則吾知其禀正氣也 言之悖矣行之違矣 則吾知其面禀戾氣也 噫
氣之運遡於天者其理一也 而和者既云少矣 沴者何其多也 人之禀於天者其氣同也 而正者不常有也 戾者相隨續焉
考諸往牒一何滔滔也 當和而反沴者 豈其天之所欲乎 宜正而自是戾者 其果人之所樂哉 苟求其故可知厥由 則必
曰中和之未致也 姑以今日言之 猗歟盛哉 乾元御極 否運亨 欽若昊天 對越之誠至矣 愼徽五典 敷敎之方
矣 推是心也天休自至 用是道也人心克正 庶無乖氣之干 可致習俗之美 而其微順之一何相背於所料也 竊念
夫天不佑我聖后 烈風淫雨不作於上世 而乃於今日降災焉 亡越人不率我聖化 悖言惡德反在於亂代 而乃於今日敗俗
焉 和氣不見於蒼蒼 正道已歸於貿貿 曰風而風 曰雨而雨 無以生於衰世 言欲行行欲言 不可責於流俗 可謂深
明之世有此危亡之徵耶 愚竊之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 然則是果自然之理 而天氣不可挽乎 孟夫子之學 以正訛

敎不正然則其將誘已痼之習而勸誘之道固不易施乎古昔明君克勤天戒敎大成俗載成輔相之義

能盡於正突之前教建訓導之念自合於作人之方惟其如是故天無降沴之酷民有趨正之效若是而其

有不治之國乎以是推之思之我聖上自反之道哉至而歎然也君願吾君不但以天之氣不和而推恐修身之

德不脩不盡人之氣不正而循與觀民之道不至清明在躬夙夜寅畏敎思无窮宜直以輔先和其氣次

和人之氣先正其氣以正人之氣旣克殫自責自修之志相孚於無聲無臭之際感應之妙在於正位育之效之加其

是則天心克享位育之功著矣民志允從匹夜之化興矣執事所謂天氣之常和人氣之皆正豈有舍此道

而他求哉然愚之將終又有一說嗚呼位育之責雖在於人君而贊襄之任實係於吳輔昔陳平所謂者之佐

丹猶曰宰相者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而況古聖人化成之辰有股肱輔弼之美則格天正化夫何不

難致矣噫今之名輔亦若果如周召者乎三代上人物雖不同而柒之一盛亦將乎宜無天人合難致吾君進而察之

曆法

李瑞錫 三中

對執事曰吾觀此以範問爲乎其第一章臣推其天象以察時叟之言治曆明四時正其成歲之旨以治四

時化天下此言明四時而成治道也愚嘗聞於氏之譜究厥義欽若知道其下矣今來示圖者之問則執

事其有得於此範問之意愚雖眩何說承先獲之問請演此範之義爲執事陳說焉嗚呼曆之

法其亦重矣一年之間四序流行而不有曆法無以成歲功炎涼迭代節序推遷而不有曆法無以授人時

則信乎古昔帝王之所以爲重者也是故治曆而正天時順時而與民事則歲功成而治道亦以進矣故堯

謂治之道莫先於曆法者是也如或曆家之法未精四時之序不成則歲月無紀而治道亦以乖矣至於
而曆法錯亂人紀不能立者是也其所以失相去亦已遠矣雖欲正其天象者曆也推其天道者人也人
得其人然後盡其推步之法而其法也精矣人非其人則未免差謬之失而其法也乖矣是以有其人而曆法乖
無其人而曆法正者鮮矣然則欲盡治道莫如先正曆法欲正曆法莫如得其人故先儒之論曆法者非一而
斷之曰曆法之精惟在於人嗚呼觀象治曆在於羲和命官造曆在於軒轅則推算之法盡出於此矣三
年不閏無以成歲一陽初生有取於元則置閏之法為元之義昔人論之詳矣是何贅焉帝堯之時授時其義
和也顓頊之世司天者南正則敬天順民之為聖王之制也而卓乎上古安敢議論之到也其聖敘五紀而其五
曰曆數馮相掌四時而訪辨者天度則其義其法無奇徵矣漢之太初如用黃鍾之龠唐之一行傳用大衍之
策而其法非三代之正也其尚非三代之意也其所其失愚不欲言明見歲差之法者如宋先生也能以授時之義於
魯齋先師而超出百家然其法則最稱精妙者不其然乎嗚呼程子之言曰三代以後有聖王作可以四
三王而立其制其惟我國家之謂乎王燭調元璿璣各設璧觀象置其日御即帝堯曆象之法
也命官治曆推測天度即周王馮相之制也推算之精無讓於古是宜天不違於人人不違於天而近年
以來時與曆違天不順軌治其曆數未至錢易之明時寒暑失節率是宋時之差乎為是之憲
改用時憲之曆欲盡推步之法而議者多歧紛紜未定其舊法久而差正當可改者甲者之說也其曰時
憲之法未必合度者乙者之說也愚不敢知孰得孰失噫或有一度之差未免四時之違則無以授人時也無

以成歲功而害不可勝治不能進矣此非事所以在朝而發問反於野也如愚管見其於推測之法何以知之雖然愚也聞朱紫陽之言曰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趂天之行度或過頭不及則益所以多差以此推之則愚亦有可言者矣愚也未知今之造曆者果能盡其推步之法抑只是趕趂天行之度耶今苟不得乎何怪乎曆法之不精曆法不精則何怪乎四時之不順也然則歲功之成在於曆法而曆法之正在於得人誠如先得其人以治其曆命官造曆軒后之事也則体認而思法爲敬授人時帝堯之法也則服膺而不忘焉既盡推步之道無或度之差則四序既順不違於法而歲功以之成矣治道以之進矣何此之事乎政之不齊何患乎民事之或失耶嗚呼曆法之精推在於得其人而四時之順宗係於君之治故既得其人於下以盡曆治之法又將君治於上以盡治育則曆法正而四時順四時順而治道隆矣故洪範內篇沖章曰天君係仁充盡其治則天地之化應而四時順愚之所論不爲冗猾勿以人廢言入告于后幸甚謹對

金命碩 三上

仝題

對曆法難知亦難言也天有消長之理日月有盈虧之度陰陽有分合之異苟非知道者曷足以與於此哉今執事當國曆之初新念紀數之或差臨園策士特以曆法爲問執事可謂當務而先務矣顧愚一腐儒僅窺之以知之之且不能況以言之哉既承明問不可以不知不言乃爲言曰曆法安可無也日月錯行而有以運推之寒暑迭代而有以是驗之上律天時下順人事則大哉曆法安可無也聖帝明王知其然也作爲推步之規而以測運行之妙乎以欽若乎天乎以敬授乎時人而事無不亂績無不凝則曆法之有關於人國有如是夫是以觀乎天而若

視其時而順者必其治之明也覩乎天而不若視其時而不順者必其法之不明也昔嘗見天人參合有不由
於曆法之明不明乎往者周乎天而自運者時也步其法而作曆者人也人苟得焉則審於周天之度明於
測候之視作曆法得其法人苟不得則未達於運行之理昧於推策之方任法失其方一得一失無不在人則人於人
曆不為曆豈可徒知曆法之為重而不以得人為本乎請演愚見仰陳升現氣序推步歲功方成則治曆明時
訓於大易天象既明人文乃著則命官造曆始於黃帝積分置閏定四時而成歲陽生子半在一歲而為元公
聖人微意亦可參見羲和主曆四時咸若南正司天天人以和當時責遂法古矣無徵而後世祖述曷嘗不在
於斯乎大先小後紀歲月日星之象登其觀物下春秋冬夏之序則協用五紀求合乎天也官名馮相占候參矣
世三代以後曆法各異太初本於律而合有璧連珠之狀大衍本於易而有起姤述 之法創制於斯往有可稱而許
分少 尚多牽合則先儒之論豈無所見天度平運漸差而西日道內轉漸差而東則差法所以立也然無虛遂
運旧曆漸變酌取中數新法甚精則授時之曆所以作也二先生卓越之見宜為千載之所稱也三代以後
曆法之正莫備於我聖朝乎列聖相承敬奉正朔璣衡圭臬之器取則準制分數占候之規一遵古法天
之度正於上無一分之差人之事盡於下而無一毫之失則列聖之所以尊中國若天道者可謂至矣而數年以來
弃四百年相傳之法用一時草創之制曾朔已厥漢臘不傳而分數有盈縮之異節氣有進退之殊乃愚未
知隨時改曆之義可以行於今有用者之論曰大統遵用已久天道變矣度法差矣改正之期定在今日又有
已者之說曰時憲之法出自外夷制非古也理亦悖矣周行之度未必合天凡此甲乙執是執非請斷兩端以說

夫中華傳統既異前日天道恒久本無古今則只當依其舊術定其差謬而已何必舍舊從新並其全法而廢也哉大抵夏之曆衰於商商之曆衰於周太初於漢大衍於唐隨時改革代各有異則治曆明時是固聖人之道而自古及今未有不得人而能明其法故容成出而黃帝之曆始羲和命而帝堯之曆正有康節高明之見於後能下其差誤有晉齊起差之識於後能取其術則人之不信而欲其曆之正者果未知其可也然則日月順其經而四時不忒者人之得也得人之效爲如何哉誠使我后恢明哲之明盡如渴之誠求之於朝著之間廣有抱才之嘆求之於田野之遠而廣有遺逸之患使是心不弛須刻則明於天道者將必自進矣使是心不懈始終則精於曆家者可以見用矣有如是之人而曆法之不得其正者未之有也有如是之才而排其柰不得其觀者亦未之有也將見天度不差而七政各得於上矣寒暑各序而四時順於下矣如是致有未和治有未至者豈理也哉然而不已就平須以詳見而尾之三審度造曆雖任於人而若天順時任於君之德之不修而能格天心者古今之所未有也噫欽若昊天者堯則堯之德何如也克享天心者湯則湯之德何如也誠願聖上不惟得其人而又能修其德以之治曆以之格天則天道之不差者從矣曆家之不正者正矣尚何患度數之差謬而推步之失度也哉愚之尤惓惓以爲此謹對

問寶

尹坤 二下

對昔者宋有愚人得燕石以爲寶而見之者莫不掩口而笑豈非以寶者非真寶耶嗟乎古今天下知寶者人而諳諳乎載一何宋人之多也今執事以玉帛圖以寶爲問是哉執事真知寶乎愚安敢掩口而不識目乎唯

頑執事無若宋人然窮詰天生萬物寶得其精之不以稟者物之瓌奇也是以明珠羅衣爽目識低眞碝
猛鍾鐵炉飴蓋凡人之所寶者豈同於凡物者哉雖然物之所奇物之情也雖其為寶貝寔稱果之子鍾愈
奇而寶愈奇世間真寶豈專在物嗚呼奇客在財賈胡動色桔桐焦尾奇士賞音有寶於斯識者其誰撫纏
珠者無不勉哉請息之虞帝肩旁執玉者五貫及后制斌雖金有三金玉之寶時昔於矣荊山泣血三獻不已惜寶之
情也明月至前按劍相對者無緣之故也滑君有患寂物知見獮君好貨敵國財謀有位有失安之怪哉堅已良㳄
桂連城復完者趙之舍人也四知有畏夜却金者關西夫子也嗚呼術仰古今其寶何限非金非玉亦有寶者聖人生德
而化位何治人君布道非信不立稱其為大義其在茲乎諸侯總貨殃及其身正矣懷璧不可越境則雖其理也
固有我者乎宋之望也何愧於鄰衛相楚之良也豈誇所寶答臣有兵照乘發赤魏國恃險貪夫謂之無
惡之心義之端也務行之論忠之屬也嗚呼寶玉稱以異於石也寶珠以其異於沙也物異於物猶以為寶人異於人其寶
豈何噫和璧至寶也而果屈於奇垂棘奇琦也而歸於秦今日所寶金耶玉耶天地儲精賦於何物山河鍾氣
寓於何處有寶於斯非金非玉明道教行者自有斯士抱才懷奇者豈無其人誰為求之孰能寶之嗚呼叩角之
歌得賞於小姬堂下之言雖伸於叔向人孰無耳聽之者殊人孰無眼見之者異此患之所以重有恨於今日者也我
刖青萍結綠寧售於薛卿之門而駿良駃騠豈入於伯陽之廐哉噫生寶者天而知寶者人生才者天而得
人者君也苟能入藍田之寶肆而能識白珩見冀北之群馬而不昧駿歸則凡今日懷才負奇之士庶可能
揚眉於當世矣夫我後群龍滿朝珠玉盈庭太平玉燭指眼可見篇已就矣可畢其說金銀有氣不貪其哉

見群士竟湊無私者可爲也豈非心無所慾目無所蔽誠可求矣士無不失欲前人求定無私求只有識別
求之必得之必真而安有誣誤之亂哉玉篤焉爲之者其道哉嗟乎王不能自任士不能自來待臨今日際有所望焉

梅花

沈梓 二中

對昔廣平以鐵心石腸矯矯爲世而猶謂梅花娛頗清艷婉媚傳芳藝苑是豈非視泛於物外春貞任者
者耶今我執事先生清風吹世雅韻高俗冰玉內結英華外發榮士前國梅以爲問豈能事之心其廣平之
似乎晏也聞香而起舞於一笑天地之間花卉非一而二十四番梅爲宗見愛於人其來久矣蓋其結根高古
托趣幽貞疎枝非俗冷蘂宜人得月而寫真於玉面衝寒而漸春於金屋居閑自好飲人以香則豈無從花
不如吾兄是以登堵延賞入室留戀出芳逗帷斜影落窠悅詩情而增遠清鶴夢而欲仙江南莫之
頻傷於無語之別雪裡返魂時點於有約之盟訪以愛之庸有既乎雖然梅之愛於人者固也今愛之
梅也有道梅者君子於花者也以君子視梅花則可以梅花視梅花則不可蓋不于其臨而徒于其花則是
徒白其白而春其春而已焉足語之愛哉必也看花格外悟其香裡探情於高遠既以情貞以愛梅者亦可
而春梅者於必於後可以得明於南枝而庶免貽識於梅花矣請句之殿宗來言但取調羹南女花貞亦識
道吉 花之時其尚遠矣二守主盟居客之右百年翰句猶遺於氏取含之具時或使我至君春子宮姬艷
娟驚世夢羅山月淡香在衣一時嬌嬈千載恨恨此東閣高興伴遊之人西湖一枝半出疎雜冷不盡春否
不成境蓋夫乾坤閑皓一人騎驢南枝異侯半嶺分春細雨肥重摘來原處中宵橫笛吹兩關山是何等氣

情狀何等景色耶嗚呼梅之爲物受命獨清南面乎花壇主盟於東風伯仲松篁輿儓紅紫眉姿不
獻語不良多高風古氣酷似於人遠意出跂疑是處士傲寒不鄙吹馨似德耿介而拔俗瀟灑而出
塵人之愛之者誠以此也豈若富貴於花中而鄙棄之無乎也耶是以古詩流咏今人近賞家家清妻
幽意春根寒遠分出深盆穿栽苔蘚之處無花横斜之歎紙帳護寒避雨春風銅臺溫水要奇
天工擧花枝而朗吟對白雪而長歌者何所無人哉雖然梅之爲物君子於花者也以愛其物而愛其道
不知其道何以觀諸愚嘗竹節草庭南陌東城累歲寒蹤跡而鄙者惟若處士者於人者寥寥無聞
爲何哉竊今之以梅花視梅花而不以德視梅耶抱盃探香而已耶衝雪爭春而已耶非吾所謂愛
梅者也誠能以我君子之道況彼君子之花氷雪而托爲皎潔而反之以己觀物物以德之蘭一室朝夕
獻則君子者是梅也是梅者君子也豈但吟美而已哉此所謂愛梅者也而知執事爲道之矣不有君子所
爲取斯篇終愚嘗觀圃隱先生詩曰自把馨香遠肯態風雪摧伊誰與同調步繞日低回益信夫愛
子之愛梅乎衆人之愛也吟詠於斯未嘗不三嘆而嘆美窮居哉於君子之成德者固矣乎生今日明問及梅更
有感於愚生之懷也謹對

仝題　　李時省　二上魁

對愚也嘗夢爲蝴蝶乘天地之和氣趁陽和之佳節蹁躚爲飄飄爲上下乎春風遊戲乎花叢東西
南北唯意所適自以爲得志翩翩爲悠悠爲方其夢也不知其爲蝴蝶俄然覺蘧蘧然悟夢也因惘然而嘆
曰不知愚之夢爲蝴蝶歟蝴蝶之夢爲愚歟愚與蝴蝶想必有分而夢爲蝴蝶翩翩爲悠悠爲上下乎春風遊

戱乎花叢是何祥欣嘗讀爾雅与本草多〻識草木之名謎覌方丟〻今訪撰梅花序於後知梅之宗
而人多咏之常欲就好梅之君子論〻梅之為物雅矣今執事臨園以梅為問而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
語甚其稱少而其旨極大風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物稱芳其語潔故其含英咀華嚼於自脫於
濁穢之中而称立塵埃之外使人讀之藹〻然如在梅花之傍夫豈不以平日與多為蝴蝶遊戱乎花叢者
宗識今日與執事論梅之徽也敢不為執事濡添筆頭之花而吐出胸腹之天葩乎竊謂形於此者吾
知其天也形於下者吾知其地也稟氣於天受命於地形〻為邑〻為林〻為巒〻為兆朕於陰陽發育
露或根或結或枝或叢吾知其草木〻之中語其花則綽約語其香則氤氳語其節則枯槁語其實則
玲瓏而与凡卉常木不同者其北梅乎嗚呼花卉之可愛者其類不一草木之可尊者其叢不億而東園桃李
繽紛於春陽和煦之後南陌蒲柳寂寞於秋氣索烈之前則古人之吟或為之庭戱或為之盆栽
以艱製之或以星宇之封植於斯尋諸於斯文字於斯吟咏於斯依〻於欣〻於各有所感而有愛惜者有樣
織而不能自已者未知其有血氣而相感其有言語而相通耶孰主張是而能令人生愛之若是其殷也噫其
如是故著於書載於詩雜出於傳記詞翰諸子百家之語者班〻可考而雖婦人小子皆知其可尊可惜況乎
其梅花同處之人乎雖庸夫俗士皆知其可尊可敬況乎〻梅花同趣之士乎雖於梅之可愛者甚夥上言雖
花〻香而已乎語其操則高古語其處則閑淡今世之人能愛其艶而不究其處而不至玩物喪志者果何以
而可也其不至於覌物而知我自修之道乎請以執事之問謹陳其畧如左嗚呼古之時以梅為用者急矣設

顯之語命相之辭也周家之詩摽梅之語也花何與於和羹之用結宗之詩乎蘇黃之遺逸難發之遺逸無乃若有
遇不遇而然耶不然惡能見遺於難發見稱於蘇黃乎壽陽之點額羅浮之夢東閣之清香西湖之斜
影若有境界而形容之則果為嫻婉果為蕭洒果為疎淡果為清絶而欲言其詳則無乃太煩乎灞橋
之蹇驢非孟襄陽乎孤嶽之鶴夢非文丞相乎鐵中之銘落羅浮之詠也笛裡之哀怨李仙之詞也
人其與骨皆已朽矣何必為煩事今日道哉大抵梅之為物在植物中其高古似詩人故比於詩人其閑淡
似隱逸故比於隱逸其傲霜雪似節士故比之節士其多馨香似君子故比之君子果使不高古不閑淡
不傲霜雪不多馨香則其花葉不過夭夭之桃李濯濯之蒲柳而誰有愛之者乎況姚黃魏紫宗成
花之富貴者故富貴之人有愛之者矣至於梅則異於是唯其高古故詩人愛之唯其閑淡故隱逸愛之
之唯其傲霜雪故節士愛之唯其多馨香故君子愛之豈比牧丹之流為富貴而已哉是以世之好
梅者或有移於庭而為之寓興者或有種於盆而為之成趣者或有下帳而圍春者或巡簷而索笑者
古今天下若是類何限而果有其能愛其操而眷其迹者能以其高古而慕詩人以其閑淡而慕隱逸
以其傲霜雪而慕節士以其多馨香而慕君子則不亦善乎雖世之宗者梅之實也翫者梅之華也歟
為之庭宗而歌其花或有為之盆寒而嗅其香或有下帳圍春而保護於砌或有巡簷索笑而盤
桓於砌而不知其高古其有閑淡其傲霜雪其多馨香則無乃近於玩物而喪志乎嗚呼君子可
以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梅見其高古而知詩人之如此見其閑淡而知隱逸之如此見其傲霜雪而知

見其多馨香而知君子之如此其庶幾不至於翫物喪志之境矣未知執事其有見於此而知其不以目悅

道乎靖節愛菊而有詩濂溪愛蓮而有說而無其從之雖有愛菊愛蓮之人誰從之愛菊愛蓮乎

今執事以靖節之風濂溪之學不曰菊不曰蓮而特以梅爲問欲聞外取其物內養其德之說信乎

有其德而有其德也今執事何不以靖節之高風濂溪之正學自修其身自治其心而小則取其艷

內則養其德若陶之愛菊周之愛蓮而不至於玩物而喪志也雖然亦可與習者道難與俗人言於執

事以梅爲問愚能發吾之狂言而陶之愛菊周之愛蓮望於執事乎竊從嗚呼以梅論梅不亦非

梅論梅愚所謂於梅執事其知之乎今有詩人爲高古如梅而困於韋布則執事其能薦拔於閒逸

責我聖后之治乎今有逸士爲閑淡如梅而卧於林壑則執事其能登擢於廟堂而補我聖后之德乎

今有節士爲傲霜和雪如梅而隱於釣屠則執事其能陶甄而爲我聖后之棟梁乎今有君子爲多馨香

如梅而淪於草野則執事其能銓選而爲我聖后之股肱乎嗚呼以梅論梅不若以梅論德以梅論德

不若以梅論人故以修德言之於前以用人說之於後未知執事其可乎其不可乎抑有取乎其無取乎倘有

一二可採之語入告于我聖后使人中之梅若不登進於我聖后之華屋則愚生終日之論梅未必不能無補於我

聖后之治道矣謹對

問詩

對善如執事之問不以愚無似殆可與言詩招之館下勸渠教之嗜詩之道古已亡矣若今之時則寥寥無聞

朴守玄 三上魁

惟執事慨然以振大雅爲己任乃於心得之餘推諸人不已引而業當世之士其意本於性情之
正不違爲詞章之末則善如執事之詞其將鳴國家之盛而後可曰風化之美乎起予者先生與其者焉
子桂衢西墉豈效呫呫而不言乎遂言之曰詩之爲技雖蟲如迸錢水如貫其言則多乎哉顧於治道何
補焉然而詩之義遠矣本乎人情該乎物理教化之有不移風俗之所可變則夫聲音之有正焉有淫焉氣體
或高焉或卑焉以至國家盛衰於此與其亡於斯若曙晤而形諸言以其枝而不思其道之所先瞭焉
鄉鳴呼詩豈易言哉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而心所之也言其永也聲律和氣而宣於吾聲
見其心之正因其言以彰邪正者居於人理亂者關於世要之外心而論詩者非詩者非也外詩而言治者
亦非也昔在古採風化者官於上而能以是亂而指之然乎執事欲訓之詳以請從其投論吾畢首明良之
盛(詠)而詩亡胚胎夏人之歌而詩已萌蘗夫子刪爲三百而詩又備矣然則詩之原於五經流爲漢魏此者蓋可知
矣以其序言而百意明以其坐馳而象像後世寺語祖古言而若引繩於經則大有逕庭(逕)空中之音未出於世相
中之色誰薰盧模也眼栩句裡畫出詩中之特詩之緒餘耳周詩至於三變而仲尼敬於一言則若鄭衛之淫濮
取其篇杈爲柔雅之載其什豈非見人善惡鑑國興亡思切其惕元邪正鄉始以何異之五音諧以相豐
七言異域之分條矣高臺之作起矣此以論雅頌之旨乎沈謝之名擅清職潘陸之共稱者性雖白雄視
於作者之壇而以今觀其遺蟬噪等耳風雅之十九首俱無句法法者之論得乎至於并稱忠不信也
字千金不其爲詩人之夸誕也塘春草何若是後世之輕許卿其哉言以刪後而無名有言自謝而之其之

蓋有在也而邵翁詩論尤可伏其後也為文先標千古談宗說以李言論識以眼處何其不思之甚哉也歟
家盛時開寶長慶之為最而乘運躍鱗何可勝指其名宋有其運歐蘇王黃之特起度越前代
想見噹古為文必蔚之蓋容揮其毫陳無已之閉門覓句豈以遲速等其高下乎爾在皇朝方來文運
家藏柱礎王人唱白雪則大家者十數進兩漢而肆其力矣惟我東方自孤雲為謳而計其籍日荷袂
有若鄭知常有若李文順有若李文靖諸公皆以詩鳴進於中國鳴於天下照人耳目結其言任耳說
休聖朝龍興於上駿發於下彬彬然代有其人炳炳於蔚乎其文者何限而吾不敢遽數之於前也式至今
日休不讓於隆古而監于前代郁郁文哉竊念龍變佐治蓋以詩華國而賡歌魚水之堂潤色皇猷之燦爛
無可言矣然而章句之徒託為己之學而恥為操觚為雕篆之業時上拜之本而思其銜能為鼓吹詞存者
甚鮮而全於風雲月露之騁其詞繪繪雕琢之巧其文吹雪其外皎潔其中者今世皆是則此何足之論於
詩之道哉嗚呼詩之道可以言矣本乎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
其止必本之於心以求其正能如是則治世之詩其和而揚其辭者也不如是則衰世之詩其和而亂其音者也
雖然在治世而為治世之詩在衰世而為衰世之詩夫豈有他哉由於上之導其下而已苟能正風化之源使振
作於時則性情之田理其穢也音律之竅闢其閉也藏諸中者皆有和順之積發於言者莫非溫雅之實而
含英摘藻者中格律之正錦心繡口率祛浮華之習則閭巷之間國風咸詠朝廷之上雅韻協音而風俗
之變郊廟之格亦皆道而自致其中永享于休矣嗚呼執事之問備有感者且其杜工部之詩乎昔夏部云

言微升古塞升已漠里雲瑞者非為可見也初月出不見衆星爭光者也無星也至於唐史之作觀之
知其戍役之苦茅屋之咏蘇子知其濟饑之強以也杜工部之知道不能發憂君憂國之心而於此非執事亦
能達其言執事亦今日不能無其言思之憂君憂國之心之辭雖不形於詩令為執事誦杜工部之詩者意能
深王乃云惟執事得於言外之旨可也謹對

問杖

閔魁

對曷也甚貧只有一杖耳出入親近無處不隨嘗自擊節而歎曰欲上軍門效鄧禹之畫策不亦
非時也欲遍遊名山追李白之歌鳳兮我非顛也當今聖上臨御羣策畢用無有與角輕白舍之
重繭決一策於明時令來訪問以及於為之使杖固已屬兮汗官在此杖之代矣遊遙之說四大
凡物之適於用而便於人者莫杖若也今夫人有坐而忘几者手几者坐之適也有臥而忘枕者手枕者臥之
適也行而無杖吾未知其可也雖然今不以無几而廢坐兮几可無也不以無枕而廢臥兮枕可無也獨奚杖不
可無也奚人生白年之內襄世者詐必至也疾病者無時有也老而無杖兮不能行病而非杖兮不能起此杖
之不可無也高車駟馬非不宜於出入而不可以驟以長驂大鈎亦不宜於周防而不可以常有畢竟策功誰杖
之先哉是以古之人重之傷之以金玉儉之以草木儒家之詩傳記詞客之歌吟咏哉籍於傳者可見也雖然所貴
乎杖者為其倚杖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杖奚取於杖也噫嘻蓋唯人有是杖哉夫國亦有之良籌善策
非國之杖乎以物為杖可以扶人以人為杖可以扶國無是則顛也人之顛猶可起國之顛不可起也君人者得其

可杖而杖之則應義請自造倚老有曲朝而於家問人無恙父尊於母操之長者弟子之職也出後世老
聖人之過慮也杖之輕重是不敢論焉何追日成鄧林之扶蘇草藝窮年化葛陂之蜿蜒抑有正理
而愚未知之也夫藩臣之禮而反獲殊禮何莽織之意而亦被摩貌二君之錫是亦何足起而權郎吏稱永
平持以習勞者其氣道章是其範而跪書蔡之端老事魏朝而受豹角之寵滑君猶難動天何易第
折退朝武子之智也至碎菜追家馮氏之吳也刻鉻櫃突謝尚之夢亦奇瘞骨獲振糜竺之義可尚老鮮
之榷究閒全錫徒存貪吏之冊俄霄沒鐵幹自浮烟嵐崝嶸豈時小庭青白異花交生一節鏗於一微抱何
與於人事而或感或化將是之殷欲噫先王垂範以斯爲美聖人下顧如彼其審雖任凡杖之間皆爲持則於後
則禮之云乎豈曰杖之云乎草木之性自生奇父何人神龍之變不則長房豈騎意任敦宗謀亦益解則泰帝
之鴈吳王無害於寬仁而身事三朝矣成速節則孝乎之稱太師何取於謟佞也顯宗床下爵祿之君人之度
宋孝父前有孜孜恢復之心其若得少不待多不而惜乎就其善爲猶不以人爲杖使魏公之長城終見毀
於思退也天祿授牒可知精忠之相感許郝受賜以彰忘漢之大恥則二子寧壞洗己執事之於獨也無言不讓
夫君子之詔也有子莫射成正夫之勤乎言爲之至難則善忠之報以義則青衣未校之說或有其理思氣自足
言無乃太誕至於鄭中江夏之悅恤唐生徐氏之冥時尚歎經下知北不難而俱是聖人之所不語則異何觀
繕也嗚呼執事之問不獨在於扶人之杖則愚生亦答亦莫斷於杖國之杖乎扶人之杖之小者也杖國之杖之
大者也大小雖異其用則同而後世以來得大杖者鮮矣豈以國之杖有難於人之杖者乎今夫木之生也未嘗有意於人之

杖亦有知取之士之生也未嘗不期於匡國之杖亦反乃遺其無心者雖得有意者易致患任不亦則必得是之
古昔哲王莫不勤求可杖之賢以成一代之治宣王之杖方召是也光武之杖寇鄧是也周室將頹任是杖而復
興漢家將欲頹是杖而不仆是可使持危於未危乎顛可使扶必危於未顛乎苟能識求拄杞之材以爲支厦
之資如宣王之倚方召若光武之仗寇鄧以是而文撐乎內以是而捍禦於外則命新於舊邦基鞏於不拔是杖之
極之休永無蹉跌之患矣傳所謂可扶之具其在於斯歟嗚呼若愚者又何能恬利罷也植杖而耘未免荒園
之不登扶杖而歌尚往山東之布令成頑小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盛而林泉杖屨優遊生遂其爲杖於國而扶
澤於民生者执事任之执事責也执事其念之謹對

問筭數

權大載

對於戎馬上鞭筭世之則安之意於睢陵投筭人無何祇之心計則筭法之不行於世久矣已有執事先責
國家計筭無遺策士子庭筭法是詢噫方今勝筭孰有大於此者乎愚雖不足筭之斗筲請爲執事
熟數之粗嘗曰天地之間有物有數非筭無以該其物非筭無以盡其數凡事而能別乎有一國而經焉物等
是以資產而計物之多寡行籌而考數之衍縮土地人民有籍數之法錢帛財用有會計之規量而斛斗校
不廣近取則有國所重孰大於是數不能自考其數者筭也筭不能自行其筭者人也筭法之所不能不責於其
人而計數之精不精專求於筭法而其有明習之效而無欺詐之患古義希矣噫得元理之善筭而者合而兼有
斟酌之精察而方盡無畢亂則筭法之所要在得人得人而任唯明及時克揚挹上世歷代數而言曰軒轅肇制裁命

隷首素王設教一於六藝當結繩爲政豈無計數居官爲學初無二事包羲畫卦肇自乾坤之策而周以
重之以盡天下之變及坎卦爻之數六十有四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乃先天之數所以推衍度十圭十粟律呂之
法三千三百曲禮之目禮樂之本意專在於算數欲推步分度而識運會消長之限則先儒之所算推
干支有數而定修短窮達之殊則日者之所算者命也各臻其極可知也已以官掌邦任官府之政要司計之
士均九式之財用則其載以書一部周禮盛唐詩格有正始之音而二配對稱博士之體則發人諷詠何算數
司農告盤算至商車則元光殖利裕財云乎盡應計財不釋於等則王戎會吝自好而已嗚呼成周以後
任法以授邦國者莫如我國家中明算法越自祖宗朝爰設爲算學而官屬有三則訓習之方至矣屬諸
戶部而統領有司則勸課之意盛矣以之隷學而算數迨精以之傳掌而會計迨當夫何近來諸制頹於官司
瘝曠算學之輩怠慢尤甚專精心力學習之無人而徇情詐意欺誣之成風而窮頹竹傳謀偷竊財貨者於
京於外編皆是末流之弊一何至此而算法之設豈專使於吠嗚經界之正王政所先則蠶頭田令日是務而州郡
胥徒令時算數運籌會計莫其法排筭計田漏不知何事則就學京司雖有命令而行算衆才閑闕
已久書記史將以取法各掌其數之類以憑算官之牙類則傳習者欺詐而已效尤者欺偈而已竊田時太不
盡洞於欺誣貢賦多積都在其手推則均田之制將未免失筆之風而國家恤民之意黃慎於底可
勝歎哉嗚呼竹筭孫愛雲算之法久存等上設算大衍之數無傳計數之法徒存於吏胥而止算之學無行於士大夫
算爲六藝之科而今世之風習如是則無怪乎算法之不明也嗚呼孰能賢挑算正判中之戶口實覈核計理何南之

政事則美政之法得人而已君未見今日誰廷得人焉甫乎居今之世救今之弊不言得人君不無美聖上誠以得爲
幹之才任司徒之職使之必美而不徒視之於民如之未措之意討而不徒臣之於等美之間乎以專其官屬于以其
吾吏則美學復明如法克正窮籍盜財京外之自祛痼弊量田正賦吏胥之欺詐永絶夫如是則財貨自
足而國用不匱田賦自均而民生不怨矣前者軒巖隸首而作美故愚於美法之問以得人對噫嗚呼今
日民何等時耶執事何美法之是詢而不問庙美之得欺噫蒼天誓乎答微發至則今日之美莫先於救天
赤子失業殷康方善則今日之美莫先於恤民周綱解紐世之俗方汰則根綱奈而非今日之良美乎學倍戎
草君學龍蛇則與學鄙倦非今日之良美乎愚之說美至此而若屈指計數爲先生業之欲先生復言而爲幸也

問儒教

洪晟 二中

對 嗚呼儒教之不明久矣儒術之不興久矣教不明故世無真儒術不興故國無善治無真儒是以無善治無
善治是以無真儒反覆相仍以至今日愚嘗嘆長夜於新化執事先生承論策士以儒爲問循
其源而循其流亂其名而責其行執事之問誠是也執事之意誠美矣噫不明者明不興者興將見自然
馴致而未必也執事發也愚以今世之儒也只在上方能下臺下人則愚誠愧赧而不知所以爲對也何是之
以報執事之所須者能而得于立不可誣則請爲執事誦其所聞之道而敷說焉儒之爲三才而立爲一世之需者儒之
道也其爲道也至大其爲用也至廣故爲君者必需于此爲臣者亦需乎此是以克綏厥猷建其皇極有國
治國有天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道而其道也有不需於此者乎幼而學之壯而行之事是君能盡其忠得其位

能行其道者臣之道而其道也亦有不需乎先者乎信乎儒之於人所需大矣嗚呼古今天下上而為君下而為士孰不欲需於儒孰不欲其道哉然而所需者或非其需所道者或非其道故帝王之治不見於天下室矣之學不傳於後世譬其猶居室之無梯棖手於瞽目之無相則是何相須之殷而見需之小哉譬有此水於後握井者汲之山有木於[illegible]伐木者取之斯世無儒道則上之人下之人奚以相須哉此道修明之如日之中天任與之在風之偃草則閭閭秋秋蔚然而作必有裕於萬世之需而其所以明之與之者其不在於任君師之責者乎試就明而有為之儒道得民數衍於大學之職儒名之所推此可知而儒之為儒不但其名儒之道豈無可言者遂致之不能終其物悉敗之雖吏僕而不可終也儒行一篇載於戴氏之記而奪夫之辭似非聖人之言則安知非出於戰國之策士而成於漢儒之穿鑿乎有為己之學而於是有君子小人之分哉抱德而任道或由學而問世故不以有其位俗儒之異而真儒乃是君子而俗儒其非小人乎問其名則雖是一般而考其行則奚啻千里嗚呼古之儒也以其行不以名也後之儒也徒以名不以行也無其行者吾所謂儒者而徒以名者豈所謂役者哉嗚呼役之為役古今無異則今之所謂儒者徒有其名耶抑有其行耶為真役乎為俗役乎是未可知也執事之問只舉其端而不及其要則其亦無好人三者賊人之戒耶尤使我戚戚於心也噫今之儒者冠儒之冠服儒之服其名則是而其行則非也從事領文字役覬科名聖經矣傳記不無貫穿而所習者口讀而已連篇累牘非不侈靡而所尚者詞華而已唯務工拜律合程度從億律一般於事業為儒者事業而從不知古人所謂為己之學為甚物事則至於技君於先務揖讓於昇平者非所望於先輩而其他奇衺義猶盛服月異而歲不同則尤不能後色年少而為

可先思之矣嗟呼儒之所以爲儒者何如也所抱者大而所負者重負爲聖賢學我夫子之治至唐虞三代之事業其自重而不可輕而其自當而不可賤也亦明矣奈之何今世之爲儒者徒高其名不顧其行不能著眼於宗地用力於斯道靡靡於風聲氣習之間以羞七尺之軀哉陡比之於齊民矣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噫豪傑之士不常有下一等則凡民也無文王而興者不可得待文王而興者滔滔也然則不以豪傑自期而必待文王而興者固非也不以文王自任而責凡民以豪傑者亦非也由是言之則今日之責將有所歸矣自誠能推心得之餘盡賢聖之道衛之以禮義爲之以中正指南於迷道時雨於生物道由之優游浸灌使自得之則昔之不能者煥然復明昔之不興者燦然復興修之於身而爲真儒筆出措之於世而至治可回爲世之所謂將有餘裕矣豈不美哉然有嗚呼古之君聖莫如堯舜禹湯文武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於後亦奇說盡君道古之臣賢莫如稷契伊傅周召爲稷契爲伊傅爲周召於後亦奇說盡臣道下之則皆隨世噫唐虞邈焉三代遠矣滔滔千載寥寥一轍則唐虞之下復有唐虞三代之下復見三代者非上之盡君道下之盡臣道乎以之於唐虞以之爲三代者至今日欲一分觀後居今稽古想心於上世者久矣盍各於吾心觀之哉得鑑

同題

李萬雄 二下

對嗚呼儒道之不行於世久矣人有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者問其名則是者其行則非空空於未有其中質質焉莫知所之者聖學之所以不明而善治之所以不復也愚嘗慨然於斯居今稽古潔身沐德經學而待問者雖矣今執事先生承漢庭策士之命倣周官飭役之意臨圍發策以儒爲問吁善哉問也不唯腐儒平生之幸抑國家崇儒

治其在今歟。以進感高尼之說曰儒之爲言人之需也需者須也蓋欲人君盡君道者必須乎是也行乃從盡臣道也者
必須乎是以三王之王儒而王者也五帝之帝儒而帝者也至於孟子雖道之窮不失義者亦莫不儒之言是需則須乎
儒之於人所需不大矣惟徒知儒之可需不知所以需之道則所需者非其真而君不能盡君之道臣不能盡臣
之道無以明聖學無以復善治而其爲儒也曰是何異於儒者而異是行者也嗚呼古今天下上而爲君下而爲臣者
孰不需於儒而克盡其道哉然而能知需於儒者爲恒少而需而能盡其道者爲尤少全人之學所以不傳於後
後世之所以不及於古者無不繇此而由也任君師之責者可不思所以明其教學其術之方乎噫儒業揚言尋遠哉
宋不能終其物甚焉殊之吏僅而不可終也試以明問所及而論之儒道之得民繫於周官之太宰則儒名之所推亦可知而通道
需世非是之矣禮經一書出於漢儒之穿鑿則儒行所載時與聖合而語多夸大或所以疑且夫爲己者乃君子
儒爲人者乃小人儒真知力行窮於達施者爲真儒記誦詞章不適時宜者乃俗儒君子儒也小人儒也真儒也俗
儒也其名雖同而其行則殊也其所以爲君子爲小人爲真儒爲俗儒者在天理人欲之存不存道之遇不遇耳易然
治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可不戒哉夫儒之道一也而上世之所以爲儒者有其行而無其名叔世之所以爲儒者有其名而無
其行其名也其行也其非不相隨而不相副耶嗚呼以儒爲名者未嘗有古今之異則行儒之行者是爲儒也古之儒者雖
行之是務今之儒者非名之是循古之儒者行修而名立今之儒者名浮而行虧亂世滔滔長夜悠悠則其治儒者其業
需於古而不需於今耶蓋有之矣我未之見耳愚嘗展閱而今之儒固今之需也小而一身之修大而一世之治莫不有需乎
是爲則需之以修身需之以治世者必也下上之和須於後方可以盡其道焉非在上之人先盡自修之道而其出治之本又能

亦俊彥使之輔世長民爲社有碩儒之儒生於其間亦必不肯為世之儒而天之所以生一世才了一世之事者於不得矣
其責而未克乎道天奇天之所耳識顧聖上修身以道者三十之於上亦無以識委任之於下其教之明如日之中天而千鈞
之聖學可繼其術之與其若風之上草而三代之善治可復蔚於業出是為萬世之名賢業者可述而近閣古文之化躡宋士
尚乎皇咸固於鄒魯之風矣豈不休哉豈不盛哉嗚呼愚嘗觀自古及今治者非一代也亂者亦非一代也其治其
亂莫不由儒之用不用又有時之幸不幸因在上位者之為耳目之以畢嫌疑猜契之儒而為臣也其幸而用者也孔孟
程朱之窮而在下也其不幸而不用者也愚未知今之為儒者果有如皐夔稷契者乎果有如孔孟程朱者乎若否也若有幸
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命世之才者今我聖上天縱五百年之運而作其間者世之名不可必謂之無其人也愚未敢知其於其使之
幸而用之耶其於使之不幸而不用耶其幸而用之命也其不幸而不用之亦命也其所謂命者其於責之天乎抑於責之人乎謹對

問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其渾淪客作感應妙用不可以名而形言故強而名之曰理所謂理者果何物而其窮之以無尋
得作乎無極太極果是一物而未發已發亦為二致歟或曰理不能無氣氣不離於理是理與氣無先後者言耶或曰試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則先有氣而後有理焉或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是先有理而後有氣也何說為得歟
其体無形狀而謂如一把絲絲有條理者何耶其本無聲臭而謂如一條竹木有文理者何耶就不無對則金木水火土者
亦無不對耶就無不是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無不是耶對義則為体者何耶兼道則為用者何耶能
然也於爲理不然何以無其義耶天也人也性也何以同其訓耶程子曰萬理一源萬物一理張子曰理一分殊二子之言同歟異歟若
朱子云虚中有宗東萊云虚中求同亦可歷指而言歟大抵有一事則有一事之理有一物亦有一物之理事事物物皆有其理不知

其理則無以酬應乎事物故居學之學必以窮理爲先然而後之學者常求於高遠荒昧之域而卒無有實乎事物之

理者何則理終不可窮歟抑窮之大方歟如欲窮其理其道何由諸生皆以理爲學者願聞其說

對曰臣生海陬心存窮理嘗窃自恨不得摳衣於洙泗濂洛之間與聞道德性命之理也况而以目解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者本無古今之殊而無聖凡之別則吾身之所稟者即天地之理也吾心之所具者即聖賢之道也而況聖賢言語具在方策以吾均稟之性求諸經傳之中則其於窮理也何難之有哉逐日發憤篤專於學而有得焉其久矣今來就國敎承下策特執第理之源欲叩窮格之論淵乎其言若奉一貫之旨昭乎其問既提言志之論敢不悉櫽精神以塞厚望之萬一乎蓋嘗論之蒙然未形而其理已具其形既已具而其理無朕則事無理而亡之事物無理外之物矣夫固無乎其覆運遷磨乎其行神化之無方妙物之無跡事事而存物物而識人於其間爲物最貴固顯而方趾圓顱而抱陽參三才天地而立爲天地之心其體天地之塞其性天地之帥其心天地之德順其善天地之是聞其德無乎其五倫其爲道易知而其爲理易明也雖然人之氣稟清濁不齊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聖人是也億人之人賢人是也萬人之人君子是也千人之人善人是也百人之人仁人是也十人之人士人是也一人之人下愚是也下愚之人固自不移而十人之人能窮其理則可進於百人之人矣百人之人益窮其理則可進於千人之人矣千人之人益窮其理則可進於萬人之人矣萬人之人益窮其理則可進於億人之人矣億人之人益窮其理則可進於兆人之人矣况進於兆人之人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蔚然從知是則自聖人以下不能無進於億人之人日進於萬人之人萬人之人日進於千人之人千人之人日進於百人之人百人之人日進

於十人之人十人之人日退於一人之人次退於一人之人則天下之理皆已其惟於能言之難離矣於爲人之所以爲人者心在乎窮理之
如何而其所以窮之者不外乎吾人之一心故横渠張先生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大哉心乎信
窮理之本而非學何以致之哉嗚呼執乎歷覽先儒之言以爲難疑之目其一無極太極未發已發之爲一爲二也其
二理不外氣氣不外理與夫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與夫太極之動陽靜陰之説也其三如線絲之有條理竹木之有文
理也其四究不知其數則五行亦無不數也其五究無不足則五倫亦無不足也其六萬義皆同則爲體者何其道而言則
爲用者何也其七號於心於爲從自然之則也其義天也人也心也性也之同其訓如其八萬理一原萬物一理及理一分殊之同異也
其九居中有實乎異中求同如孔老佛説雖似不同於道術之合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賓主之分釐然於其中有不可
並渾者矣凡此前哲之言非以爲雖或合或異或同相補説以爲道體之全也徒知渾然者之爲大不知釐然者之
未始相離而信因疑異喜合惡異則每偏於一偏宜乎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請得以條解之一本之體無形而
有理故言無極太極一體之用有動而有靜故言未發已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無極太極本自一理未發已發
亦豈二致哉理氣之説識者有間於有理斯有氣氣斯有理而渾融無罅隙則自無先後之分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而物各賦性則氣先在天而理後在物一理作宰機緘不停而陰陽乃動則理在氣先而氣在理後理氣之無先後者
天地之所以成其體也氣先而理後者天地之所以賦於物也理先而氣後者天地之所以主其化也三才之道本自如是而三者
之説各得其理矣理之取義以有脈絡而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者莫非一太極之所
分則其所以謂言之於線絲之條理竹木之文理者豈不明白而著見也哉無獨必有對者理之常也而金之於木水之於

火其所對立固自分殊土則中立似無所對而寄旺於四時則所兼者非四時乎而況五行各有生成之所以為体
用之別則其分自相兼者又可見矣生物無不足者理之經也而能盡五倫之道止於百載一二人而已有君臣
則如堯在父子兄弟則如舜在夫婦則如文王在朋友則如顏曾而後方可謂之無不足也若未至於聖矣然亦
亦可以生物之無不足而不可不盡分處乎兼義而言則為体者理兼道而言則為用者理以理而制義故理在
其先而為之体道大而理宗故理包其中而為之用体用之分可以見矣存於內而現於行者為能然之理感於外而動
於中者為必然之理義所當行者為當然之理真心發見者為自然之理無過不及而理之体用乃倫之天地之大
經者為天之理全而統一宗於其為人之理虛靈知覺其在心之理純善無惡者為性之理同然無訓而三極之道乃
於理之錯綜千頭萬緒先輩於此或嘗分析而考其所同則不過曰三才之体用而已先提其要而各求其理
則何患乎不明其旨哉自萬物各具太極者推本乎統体一太極則萬理一原萬物一理也自統体一太極而各分
及於各具太極者則理一分殊也竪說倒說無非一理之体用則有無同之可言乎虛中有宗其所謂無極太極
必當中求同者所謂萬理一原也周子程子之意特著其東萊而益明矣首自無極太極至於異中求同凡十有
七條有渾然者有粲然者能究其粲然者於渾然之中則如珠之在串簡簡俱圓亦有一毫之可疑哉於大極一理渾
厚散在萬物在天而為天之理在地而為地之理有一身則有一身之理有一物則有一物之理莫不各有本然之体當行之
用若不講求於平素則無所融通乎事變故君子之學必以窮理為先既窮天地之理以及乎在我之理又窮在
我之理以及乎在物之理然後其於應事應物之際可免窒而不通之患而後之學者既無究道之明又無造道之力不

於理之在事亦至近在物亦至顯言及乎理則以爲高遠而求之太過今至於理則以爲茫昧而索之太過求諸乎太虛
之表適適乎冥默之中困而彌勤而愈失其真其有之不敢着力而莫得其端其有之曰是理之不可窮而苟
其甚特在在言之失其方而其失又有不同者人之氣質十分清明者少至於十分自強者尤尠而日用之間外物
之誘所以汨其清明之地撓其自強之功者紛然而至雖能而進色之華於目者奪集其一聲之清於耳者奪集其
一味之悅於口者奪集其一臭之適於鼻者奪集其一衣之安於身者奪集其一斜氣之奪集習其一切利之心
奪集其一所以陷溺其心術頹墮其學問者一人之身十常七八多雖得其窮之之方亦難望其至也況又
失其窮之之方則理之不明於天下者亦何足怪哉必也先絶外誘之私以全其清明之地又致精一之學以養
其自強之功不以理爲高遠而窮之必自夫近不以理爲茫昧而窮之必自夫顯今日窮一事明日窮一
事而事事必是今日窮一物明日窮一物而物物皆然一以吾心之所經驗之於聖賢之言以聖賢之所言反之
於吾心之中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勿徑吾知之已至而止之因其已能而益窮之勿徑吾能之已至而
輟焉使本末無亂內外互發以至真積力久而一朝豁然貫通焉予弟理熒然於方寸之間而從德
曲當於事物之至爲所從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命者於不難致矣我乃欲窮其理者
可不以吾心爲本而以學問爲要哉易過玩復明問又有所悅於心者請畢底蘊於篇尾也理在天下雖曰至
著而未有詳其全可得而傳之可見則其於詩詩何異下手乎古之人必得大家敘之最親切者而後能明其美
之理矣曰是以包羅哉受可無而人又乃宣大禹則經書而大義益明易原於河圖範生於洛書而爲萬世理學之

宗祖則各出之中必有所以然之理此實無貝道之光世而此光之存今幾年矣世人之觀於此者昧昧乎理義之存焉然元
之傳于世者班班於紙上之糟粕而已則斯道也何由而可明何因而不泯乎其道統旣其光猶存若示己懷大焉
之所以承之者而有得焉萬事萬理之理存在乎其裡六經六藝之旨不出乎其間而自有模範之可尋斯際
之可觀窮理之要豈外於此哉謹對

問道統

椎悟

對道之原於天而賦於性者無古無今而其托於人而行於世者有明有形故古之人之於道也所謂有以以而所得有
辨敍道之者或説夢而恍惚道之者或瞞鞹而疵痒則其於傍旁柱有可論焉以膠柱之胥次必欲揚抗而雖然
則其於道之里人之較年甲者矣而孰事有問則是何敢理一統而已乎嗚呼天生是人而賦之性人皆是性而爲之
道性者異而同得道者古今所由修得九者爲聖休得少者爲凡是故其原始出於天而闡以明之必由於人
聖之所以繼天立極後聖之所以繼往開來者同一揆則吾道之傳詎不較於貞元一哉而氣運有醇漓判合之殊世
之變有揖讓干戈之異人之氣有昏明强弱之不同故氣像事功不能無少異而踐履言行之或醇或疵者亦
宇寬玦以爲傳小見樓屋以爲道則道焉得不裂哉而晦乎嗚呼夫其故何哉豈非上焉而無惟一之何放下
焉而無其宗之學乎昔者伏羲氏記八卦畫而人文朗則道之首於此二聖作而有其文則道明於是而堯之位
中立以與起道之盛宣文序易而繋辭極於蘭帝哉其以此而上焉無徵焉不敢質則帝之統得之堯舜之統得之
舜而人心道心之危微惟精惟一之工夫始發於此萬古心學之傳始於是矣降以下則聖之湯循此之文武承之

武無三王之周公所以接夫道統之傳而以聖援聖則因而因者也征討以有則革而同也堯舜無復旁而泯微
剔者也祇告之化一轍於各聖至德之交同所行於勉華則其名指其氣象之道事功之殊有不暇論者矣嗚呼天不生仲尼
萬古長夜堯舜之道頼之以明則此非所以祖述而反矣者耶傳其後者顔曾思孟而四勿之四唯一之參或不幸短命
或貴以善得而先儒所謂不日而化者殆指其未達之一間而至於曾子則德性往往不可得而仲尼日月不可踰焉則焉可[illegible]
使到其地位許曾子乎程子曰聖人無復旁有則非聖人愚於是亦云孟子沒矣聖道無矣寥寥千載一何
真儒不任則立言立事粗補世教思未見其人而荀蘭陵之高才楊大夫之過多同歸於大醇小疵卓越諸子
之董江都三代人物之武鄉侯學或流於災異之道未盡於純王至於王文中韓昌黎格言固多識見固大好
各自來道自陷僭王之罪無頭學問終無踐履之實則一褒一貶烏得與參哉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一日亡而賦於前之
感於彼之道固不可刪那天未喪斯文道不墜地宋日中天奎運適方亨羣儒輩出吾道丹明[illegible]之交學究
於道之精義者過所夫子也濂溪元公之統緒溝聖學一闡興者兩程夫子先生也既而道孫吳勇撤皐比者横渠張子也邵康節
儒集其大成者紫陽文公也孟子以後道學之盛莫此時若也而至於嚴莊者夫鎮密則朱子所謂伊川之收束檢約
孟子却不能到者其指此也程門之學涉於異學者貴而訂證之作思索而得則于學之於兩程無有同而不同者欲尊凡
鞭達之部堯夫其人也天地生年月宴其得於道者安且成矣加一倍之法流於數無名公之傳教於莊不得之道統之傳
者其以德之至於于朱子有大焉語其淵源之所自則務事入於近乎也言其歷世之嗣歷則南軒也東萊也而仲素之
學未老其趣屋付之道或有未到而長沙之大本阜於而却失於異端消恭之論議精到而反傷新訶則烏可違議於道統

武夷山尊德性之學常得伊蒲塞氣味而朱門道問學之功或勝焉於文義上當非為倚於虛靜而日之不足焉
乎陸從無極之說誠可謂真知的見矣未發於前聖有大功於後學而力加於排彼或乎靜坐不可謂全無功之
而彼曰斯道也曰斯征其不統於大伯頭胡呼喚而已可勝惜哉西山魯齋扶邪扶正功存衛道而済王之實未嘗
而其仕於逆胡元之穢方且而行道非時則其出處之未正道統不許有從也夫皇明學者自任而能少有差顏之味
陽明混江左之派得與從祀然語雖矣自文朱子之後聖道或幾乎息則好子之或流於佛或入於陸者焉足怪
乎吾道之東久矣圃隱倡明於前而寒暄一蠹繼以倡之靜庵晦齋從而接武則踐履之實講明之功誠無讓
於宋之諸吳矣而退溪先生所紹無矣師範一代義理之論不或分而二之或合而一之而理外無氣氣外無理則理
氣不相離之說愚謂合體用一原之旨也中朝學者之陷於陸學者執事之言可謂有見而謂之猶有說焉而不為
虛過則愚不信也歲或五百而何其間無世各士耶豈以我國之人張張虛度全不理會昧其路頭而皆攻陸王
之邪坐談龍肉而未嘗正道之味耶能言而不能行誠有如此蓼鶉鵾之議矣席間無丈未聞師友之講劘者
徒於用況望達道施於朝廷性理之學不講於搢紳之間久矣甚則世廉皆為利祿人之林林總總趨於功執事者長
之慮道德之學之大本而其宜乎嗚呼道之明在乎人而道之本由於上苟有任人之君則必有興學之士道之不明不行
一至於此則愚竊尊崇之方或有未盡而端本之功容有所闕矣此又人所能貯績興之學而道導之於上擇任勸之方
而施之於下勸之以德行而文藝有不屑焉誘之以仁義而榮利有不取焉權之撕之切磨之以者深則本善之人心
同得之天理其有不與起者乎人程朱而戶鄒魯直易易焉耳嘗窺班之見已是有前矣伏惟諸執事而屬言之

之人之爲士也有六德六藝之教焉今無其教矣有學士修士之道焉今無其道矣以其之沉而以道道之不以其道率使抱道
抱才之士堯至齊志而莫展則寧其道晦乎亡以至於邦英秋而人爲歟然欲明道而無其志反負是而之情者

問治亂

天火 二上

對曰按大易先天圖自泰至否其間有蠱蠱者壞也壞亂成治而漸至於否也自否至泰其間有隨隨者從也舍舊從新而漸至於泰也蓋壞之者人隨之者人今國家否極否耳而今執事有舍舊從新之問則其有得於隨之意乎自否而泰之漸乎時處亂思治乃人之情也感而爲之說曰嗚呼往易泰之上六曰城復于隍此言治而亦亂也否之之上九曰先否後喜此言亂而底於治也治也亂也雖以天運之循環然其所以治所以亂者常由於人道之得失是故狃治而慢則治或終於亂惧亂而惕則亂或轉於治矣古昔帝王治者非一亂者非一未有得其道而亂者未有失其道而治者則國之治不干天而干人國之亂干人而不干天也其所信而有徵矣君嘗有同道於治而亂同事於亂而治者耶有是哉治國之要不可不以其道也夫所謂道者何道也不過曰人君之修德而已任人而已故書曰德惟治否德亂又曰惟治亂在庶官 請自之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若禹若湯或誕敷文德或恭行天罰則治莫尚矣而惟桀雖幸不若于德不任其人則亭之以亂矣寬仁而成帝業恭儉而致淳厚則高帝太宗之治治矣而元成不君漢政以陵於至民宛乎短祚大河倒於臣君豈不以時祖宗之治而不修德紊亂亡之戒而不任人乎推以案之則往百世知也有是德有是人則治無是德無是人則亂故光武明帝治之于前安順桓靈亂之于後屠唐忠良非尊吳重道之治崇信奸宦無德鄧耿賈之徒則治何不能抵於亂耶以先帝之德而任忠賢之諸葛則治而中道崩殂大星纔殞則治

天未欲平治天下乎以元帝之昏而用清談之王謝則偏安江左神州陸沉不亡宜乎闇門不正之君其治尚矣抑詩曰哀
之世不亡幸矣其臣之醜惡不欲言而其主救維持者其有賴於魏鄭公之直伏棖哭之忠乎加花據上後人有疑
非席觸下其變不以陳摭之宋史李燾之長編其詳可徵思何贊為前之太母明而豈覺庸後之材徵奇事
蔡任林宗僞學碑好黨之則宋之不覺見職竟由氏武穆殲于讒而北轅不復文山拘于燕而南宋遂亡逮及之帝皆
昏忠而不任祥興之君幼矣德不足徵洪惟皇明太祖太宗既除既治孝皇神考引恭引悟于萬里懷負三百年休
明而崇極而圮亂生於治敵驚于外民叛于內越至于今前尊欲為復讐有興必有亡有治必有亂即理之常春秋因
尊主諱愚不欲示其君之不德閩陛等朝政令秦亂則爲可盡任之非其人矣嗚呼以此則大於爲以治則久於我爲猶
尚以此則悔之乎湫之乎微之乎愚恨其昔不假徵之人而人或有乎徵我也蝶域偏少爪合影列文爲標合制度草
創千年之新羅五百載之高麗其間豈無粗安小康之治而干戈之糜爛終不免焉西北之信筮維其禁矣
其今其臣忠不欲言至于我聖朝有大尊二祖二宗之治燕山亂之中仁明宣之治光海亂之棄倫而斁倫尊而絶
斥任則善刑暴虐之人訢修則叢設閣非腥之德天尊不保民惆有仁用集我朋朋后日月既暗而重明小民轉笑
而爲歌而光海之亂稍我夠下而治矣而然遂矣西土侵我我紀國勢之危一髮而疵雖矣冠蓋絡繹奉求無已一
路凋弊萬民不保危解之患宜須時厚奉備淡焦未之喻其急雖君臣上下協力圖治非日夜之常思淺忖
而無及於亂不救而亡況假曰天錫之盛德而不在任我之人事乎嗚呼邦之治亦在德之克修邦之亂在於人之不任今茲
之亂至於如此則德可謂修而人可謂任乎德不修人不任則無怪乎危急之不能紓民困之不能周綱目頹而不能

推民日薾亦不能收矣若或上之君德推其化下之人封其末流法政亦無把田泰之德乃乎非先皆似害之人欠紀矣
苊周其民直易々耳紀綱安有不振民心安有不收而唐虞之安國之周一猎實乎事耳轉危而安反亂而治其其不
在於其身之爲之終矣尤不勝耿々之丑文邦之治亂固在於之德之人而德之修人之任實由於志之立大哉人君之志也根柢
乎爲事本原乎治化是故宣王之志立而周以之治光武之志立而漢以之致其己然之驗而爲人臣欲宣光其君周漢
其治者不可不以申呂冦鄧之志自勉於己而今日朝廷之上唯知同爲而黨異爲而伐異也乎則才之積惡固也乎則
侵而猶洙治內治外猶恍於種蠡之治國同心同德況可望申呂之佐周邪惡頑挑事先弟呂之志自期而日以
宣光之志勉之於君則今國家庶幾乎治而亂不足憂矣謹對

問騈儷

趙宗著　二下魁

對愚嘗讀楊氏之玄之挽曰鴻文無範虞其爲儷々即儷之漸也文之虞其儷古矣斯義也嘗欲得博雅而論之
何幸執承明問呼音取於文而騈其句辭儗於賦而儷其字則騈儷之足以文成中變化來而体格使自別盡離而益錦
切金則儘精矣繪爲錦繡爲繡則儘巧矣然而較之於上世誥盤之佶屈聱牙則或不無愧而詰下顧上文有體裁
其求適宜騈儷爲最則歷代治就不良以足夫雖然其爲体也俚而少華則淫於野靡而欲質則流乎夸々典奧
非儷之至也是以文雖工不以理本之則足以乏句裡求鍊唯就字上求瑜儷言如無麵之托不饒之錫雖欲求其華飾
黼黻斯文之美異於無馳而越轅也然通文質於理々寓於文一排一竪互相制和然後始可語造室而嘴戱乎
呼偶儷之文体類甚夥揭其有八叙技則一徐陵庾信于山咏衆則意其昉於屯單而建安待儷谷梁補繪則殆其盛

於茲代乎四傑高蹈於永徽而詞賦千古響徹一代館閣最盛於香奁而引類使事無雖可尚嗜之後爲正宗也高廟用
則楂橘奇味復易何論敘述典奏疏表裡訓命對暗合排律無足怪也啓宗文章出入兩漢則亦偶儷有何妨
乎科而唐之選書鋪陸公是領宋科四六司馬是中則兩公之文豈無所昔皇明御宇許子勅與戚祖奏漢影替達
固則雕篆小技有不屑爲間或有模鶯浸淫染指駢作而律屹然才壯失效研則豈非以好古之癖出之莫尾
吾東文獻擬乎雅頌雅鳴濟人其間孤雲先唱櫟翁黃巢之文一路揶揄宇文則乎大之降務尚文飾之可知矣
就孫一鈞手搁三韓文理之顯揜映前後作爲林立之學偈迭起儷偶盛振耀今古屑叟抵掌捌筆詳爲
益奇揭自精彩一度渾渾磅礴壯哉牧老翩翩之是亦美哉于安生於李春卿之卓犖林大手之組織之爲虛脈
亦長友則表箋之裳炳琅精緻見稱中華猶不勝屈然而鴨綠衣帶有以局之則一能宋業範卑設室
我制任彬彬郁郁方之勝國文運益信闌衆体大備群格畢該而祠宮所重在乎駢儷洋宮試士信且書爲壁
沼教胄句以裳衣之凡像之有文者課焉集任之章教者勸之凡所以肄習程課之勤可謂靡不用極也奈之何詞章
畢麻佇格就蔽詞林之場凡文運之否塞至于今日甚焉以言乎場屋則剽取詞料不顧本文曲拘字對帖
忌全句而書鄙淺陋不能成邦黨獵忌耻剽盗之羞以言乎館閣則才官劉由枝上書蘆條子紛紛等
録録則與塑雜衒振之意一何刺謬乎嗚呼駢儷之体所関非細而科擬之病深至義理之不講以抹今之殿不
任他術爲能義以溢其性理以陶其情培其詞源啓其文藪則將見關関誦儷鬯氣諷偶而詞理俱進質
文交濟華而不流於詭雅而不泥於冗而且於闡包經綸賁飾文治之道有何難焉嗚呼文體之變至于駢儷而極矣

膚今之濟琢務之為並無此體則律以文章儷偶則古也至東京之末天下文章學士大夫得航於謙遜之辭廣
剝至六朝駢之成体則此誠衰世之文也然而事大表箋其來已久則雖不可猝廢而其不可專尚也決矣竊覵我世
靡之皆病此習仕上者又從以勸之古人以文之氣格上國盛衰則是也不能無為聖朝是文也嗚呼夏今日浮靡之
習而無復顯墨之体深有望於為學之尊事也 謹對

全題　蔡廷麟　三上

對愚嘗觀李祥宇詞致錄歷敘西京以來詞華之靡無輒掩卷而嘆曰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之有至
者存也雕虫篆刻既非壯夫之所為而聲律排比之習又從而破壞其体自鄶以下吾無譏焉而况今文章之變又
斯齊梁之下風至危而無其為矣蘭舟而失其維矣不資於用而無益於時不有大人君子倡古文而一變之則其
終為盛時之羞也今者執事之問既有志於斯時亦復古反醇之一大機會也遂乃時衡而詰曰辭之精者為文而駢
儷之於文尤其精者也抽黃對白而若五色之成章連珠合璧而如八音之相宣蓋自詩騷三變之後自成一家之
體既人耳目愈新而愈奇者也是以高文大冊必為華國之資簡遣詞麗句貴飾論思之際發揮辭令而上下
同之著為程式而歷代共之顯墨之氣挂謙於訓詁之古而典重之体宗有潤色之功矣雖其根之茂者其宗遂
實之沃者其光燁道之德存於心者珊然於中於後英華之發於辭者溫藉於外彼以文者而已語耳雖復
連篇累牘敲金戛玉而不過為輕薄小兒販名之技矣伊欲出言成章吐辭為經則曷不肥其源而培
其本乎韓子曰有德之人其言藹如也其斯之謂乎哉載王言如綸詔若制矣臣職獻納表及箋矣檄草軍
門判試吏事序啓擴其情分路而並趨同波而異瀾無一不出於駢儷之科曰則斯作之與其在何代焉呼

我聞之矣李善之序曰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然則晉則濫其觴矣徐庾弘其源矣唐宋訖
于大闡其流矣隋唐風氣王駱振其響古氣雅辭歐蘇變其体其所役勞則抃事之涇渭亦已明矣奉天
內相章奏勤懇駢四儷六蓋不散散而時文之衰未經山斗之起則豈不免氣習之相襲耶涑水夫子斯文敘
雲館閣草麻乃其餘事而雕繪之習不屑梁宋之餘則夫豈其不能也皇明文体一新兩漢則文章雖益
嘗彬彬而我未及覩周無以容季札之評議而書亦才子哉苟流入於南朝矣惟我文獻之邦代修藩度之漢
朝海傾日之誠專崇邦封奏之文字故粤自三國務尚茲体麗朝文字北学無兌中朝学士小華称美則中溫
者亦非一二而頃不暇歷記而牧如悅山纂集之編何不試取而觀之乎嗚呼天以奎躔復明於析木之津陞朝文
章高出於漢唐之上而詞其事大之文不可不講勸課之方不可不至乃於場屋之取以是爲本而得其居多以至庭試
學矣旬竣之隷蓬山瀛彦月使之習玉堂学士并帶三字之銜咸宜不懈而及於古大鄉音而鳴其道猗歟何盛哉
蕭骨格龍散風容色澤而以爲美剽掠僭竊而以爲工獺祭萬而雜陳矣藝更是而踸踔矣靡風之又必不足之觀
而況類宅帛卒比之責徒寫葫蘆之様其尤以何於生鏞治道之盛不可見矣補黻皇猷之美無復可望矣泥根倉
宗之數何其茂茂乎宜乎事畫於彼而然今日之問也往往同浴者不可以識課程愚而曲枝之得也未免依倖
中則安敢揚眉大言曰其點也如天其之低也如綫云爾往往盛者不可孤也學望無以塞也詩以何於乎耆身今
日論之說工以氣爲主文章以道德爲主道德充於身則其辭渾渾以厚首道德散於己則其言局而卑苟不嘗
令務篇之作而拾其已往之說則訖技錄所載自漢及宋凡幾人耶徐庾之來萬則幾篇矣亦嘗有一言之幾於道

手主張之謂吾欲高矣亦復見半辞之片於法乎有若朱夫子之理學杜谿直與西山之德宇添生不和順積于英華

發以温潤端簡有補其君子之辞氣其視一帙之中不翅良玉之於岩珉雖比之夫子亦豈嘗採觚其筆而爲此之

文哉惟其發於齊凉而自然成文由是觀之則不本乎道德而馳騁乎詞墳者無足貴也今日浮華之習亡比

耳然則古今之隔而反古之醇者豈外於是乎誠使一世之儒家孔孟而户程朱佩道德而服仁義則發以言措辭和

氣雍容而卓其絲綸則典謨灝噩之文可復三代之回矣施之章奏則剴諱剴切之辞可以伊說而表裡矣文質

彬彬不在夫子風韻琅琅自然協律矣愚於篇終復有獻焉昔者嘉祐之間歐陽公倡古文而宋朝文体大

變五季之習執事今日之歐陽子也力黜浮華之習任新典雅之体於執事望焉謹對

問鹽鐵錢帛

俞櫶二下 辛卯冬臺草一

唐虞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三代以後所以富國裕民者術各異同而善者利導之其次生聚之最下

者與之争焉嘗見利導之不行争奪之皆是也況於太息若有所得私自討之曰有爲國事其文者如何於愚曰爲

國何先愚必謹對曰莫先於貨財貨財孰大愚必謹對曰鹽鐵錢帛四者而已是而已矣四者何為是何如而不是焉愚必謹

對曰善政為上得人次之矣今吾執事先生爲國用是卹之日策諸生裕財之道意執事所以為國事者非

耶愚雖不肖豈無一言半辞以復明問也哉乃言曰國於斯世不賴以治者其大有四一曰鹽二曰鐵三曰錢四曰帛

何者國依於民民生於衣食而鹽鐵與錢帛實吾民衣食之源則信乎斯四者人國之不可一日無者也是以聖帝

賢王知其然也生之有道理之有術而通天下而拯還偶焉而厚生上以之裕國下以之富民者孰不以四者為重乎

於其有國者曷不欲富國裕民而財恒足也然而能者有所於者不足而有餘者常少不足者常多則是必有其道矣噫視其國而裕視其國而富者有是政有是人而生理之得其道也視其民而貧視其國而匱者無是政無是人而生理之不得其道也故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又曰為政在於得人是知政為生財之本人為修政之本而古之善用財貨者無不由之嗚呼後之人辟曷不古法之師也請就執事之問而陽秋其得失可乎若昔大禹任土作貢而海岱惟青厥貢曰鹽黑水梁州所獻者鐵惟金三品淮海之產也並厥絺纊荊河之汴也則聖人雖上古之代蓋無間於而其為不輕而重較於矣必須東海虞鹽富國者齊之桓公也海內虛耗榷民鹽鐵者漢之武皇也九府輕重所欲者富強而所任者夷吾則齊之為伯不亦宜乎平準均輸以務者唯利焉所任者弘羊則漢之不亡亦云幸矣即山鑄錢以救民困則夏禹之德至矣勸課女功以納布帛者周家之政善矣至若五味之調非鹽莫可則食貨之所急察可知矣三農之功以鐵而成則稱以死士其以是夫貨帛之行貯於周代而三錦之說見於釋文則欲究其詳不已太煩嗚呼往古來今同一貨也而或以之富國安民或以之病國虐民則一何利謬之天淵耶何莫非有是政有是人而能致富安乎無是政無是人而致此病虐乎歟惟我國家挫勝小貨宋周豈三代之須海鹽鹽取之山皆置銅鐵斯多則其惟貨財之產而天府之饒乎聖祖開基裕國之策熟講神孫繼序仁民之政畢舉而知鹽鐵之貨本則設司以掌之河鐵帛之出則置官以掌之貨遷有無上下同利則國以富而民以便矣而不幸中葉以來饑饉荐臻魯室如磬庫廩若洗而國計民力一時而告竭矣以至煮海為鹽而徒存虛簿案無多即山鑄鐵而只貽民弊大官用不敷則古之鹽鐵

裕財亦便民今之鹽鐵無補於便民矣若夫錢幣之行于茲久矣當亦已設于上收布之常夫里是遍頒而既偏且短(?)

鹽鐵也錢帛也貨財之大者也國之所以持人之所以生皆賴於此而鹽鐵之既如彼錢帛之又如此則國何恃而爲國人何賴而爲人乎念言至此枉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今之復行錢幣者將以理財也而或便或否不可通行云者議者之說也改織麤布將以便用也而左掣右肘難於織造云者或者之言也庭議矛盾互相迂逕以欲因循因習不爲變更則不惟財貨之無時可行國用之無時可裕矣宜於事之軫念乎上而下詢乎芻布者也草野愚生愚不曉財務則何敢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妄有擬議以取議於爲謬耶君子乎性於問而不對蓋于謬之儆及之不言孟子所戒則愚請以平昔所得者反覆論之曰今夫鹽鐵也錢帛也皆有古今之殊哉古昔聖王之所以用之而裕財便民者何後世之所以用之而不能裕財便民者抑何歟欲古昔之所以能者以其有其政而理其財有其人修其政故也後世之所以不能者以其無是政而理其財無是人而修其政也故今日國家可謂有其政乎可謂有其人乎抑有設施作事未盡而朝令夕改則不可謂有是政也惟患肥己越視朝家之政事慢不知其何事則不可謂有其人爲今之計莫若行仁政以爲理財之本得賢才以爲修政之本而廟謨乎上廟廊宣力於四方其莫非一時之俊傑則以之修政而政無不舉以之理財而財無不敷執事所謂四方之貨通行於國中而財用自裕者其在斯歟斯歟語不云乎善政得民財人亦有言人存政舉豈欺余哉以篇之固矣抑有感於執事藏富之說也藏富云者藏富於民之謂也嗚呼今之民生困矣星使絡繹責以石無遺其貴尾閭矣而內竪之藏未聞革罷宮家充秩循尚猶充則王者無私財之義便安在哉曾子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可不惧哉可不念哉伏願執事轉而聞之于上可乎謹對

問感應

對昨日之日有歌而過愚也之門者曰感之哉〻〻雲從龍矣風從虎矣大聖人在上而何莫感而應耶愚以爲非動焉雖其目而顧焉彼天軌而反常者未或感於和耶音聲而洪纖者其感於聲耶何其宜感而感焉而不感不宜感者感〻而感而各其應耶噫〻是必有然矣今承奉策感以爲問吁先生其欲聲〻者感〻者[illegible]其之應者[illegible]吾君耶愚乃嘗觀易係辭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所感大矣哉蓋心之體寂然於內而相感之事已形於外之中心之運通交如於外而相感之道通己乎於交如之際感乎下而通乎上矣惟通也故於天下之通而不遂也感乎我而應乎物矣雖應也故未天下之應而不錯也無高不格無遠不屆夫所謂感者固是理之自然而然者也是故君子所循而察其感通之理也以過而化者感應之妙也君子於其感而求其通動則慎其感而獲其應神明之奧也而以是道而感之天地之大也而以是道而感之桴鼓斯捷玉聲斯合則凡諸百千萬物之災祥類至百千萬事之休咎殊徵能不由於許感之妙何也推於感而通者在彼而感之在是感而應者在物而感之在我不曰影乎無形無影不曰音乎無聲無音哉則中天下而立通萬物之感者惟古之无妄不貳而至誠者矣故曰誠於是而感乎彼張子學言感哉我於彼感我於在昔焉黃之始其人臥則居〻起則于〻而麋鹿之類亦且不待化而自化于時也天下何思何慮於而屈伸相感夫子所稱是也當無感應者有感應之妙也我聞唐堯氏虞舜氏之御世也厥或格于上下民之於變之應其或感於是乎厥或明於庶物鳳之來儀之應其感于是乎至矣吾無能名焉我仲虺或來於六責而重濟從厥或禁毀曰道而亨治良衛螢妖不勝德厥或皇從善言推其感應之不二豈無豐稱之可論噫成湯聖也太戊高宗有道之辟也宋之景不過曰

空谷之足音也善聞之之氣象也又相曰六退食李將軍之死稱也石屋謨去矣滄洲台鼎亦止汝滸江左王導之孤忠上
往古也豈以其可而非之衆者歟蓋之所感者乎少年三角鳥可謂無所感也我中宗樹紙陽之月嚴柔仍非孟宗埋雪
之園祥龍挺出孫白默禱無極之面目開其道路洗患大海之層濤鏡平兹前嗣子二其事而其感也往而孝
者自行之源也千載之下起余教者非孟宗也歟七世一閭曰烏曰旌一門榮起孝道慈者之非之相肩郭氏之媚睦
董生之純行宜其感乎物而放其應也先生其必想其人而猶是序矣我渭化行三年弘農之帑壯浚賑窮蘇征
武溪之湟為鐵東京循吏劉与馬其其人也噫安得斯人而再生於東俾保我小民耶噫宇宙歸來不知感而道
義人感而應者又義人而何莫非志誠之所感也聖人有聖人之誠君子有君子之誠易所謂同明而殊途者其應歟
大抵感有何生有動則所感應有何至有感則所應一役屯而無間所彰於不見諸物我而無異為者於至微昭著
理之甚明而不可誣也豪乎如感乎之利貞而不可掩也以是天之幾者能感而應應而必通而況於位天地而育萬物者其
可不盡心於感應之道乎果能是道矣豈非郡子所謂道之極治之極治之極者也法乎是而為邦惟是時為然也於戲天
其有感於億兆頤也生能明睿知之聖而理我邦國民惟時聖人勵精於為治朝之食午未暇為久之桃而乃即
烏其感悔無悔鄭于癸甲昔春之治者十二年一日矣所議者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而考之今日大
有不於三辰而數而蠶所丞乘而訛告祲於本天而災不當于矣國病於漢膧而害不翅百矣其應後者之
治象自過矣乘氣技是之三徵見矣噫噫悲乎哉我思之乎悲悲乎感之而不能通也噫噫悲乎哉我無可悲悲乎感之而貴其
應也我不敢知歟鄭何其有自乎果無自乎今有一言可以推其根而執其要者何如曾者所聞之陸宣公感於物

發於中而形於事者也今我聖上感之方亦有所憮然於斯者也歟文中庸出上六之各言咸其輔頰舌程子釋之曰不誠不咸
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意其我聖上感之之道徒以其言而不以其誠乎噫我知之矣感通不應之誠之未至而然也夫不誠
感之不通矣金石必透其可望乎不誠感之不應矣故鳴乎和其可得乎故一念之善之而感而景星景雲應之以和念
之不善之而感而疾風迅雷應之以示程傳之誠何至無物不應之語正指此等而發也恭願我聖上勿不誠於誠則重之
外應之說其道也乎恭願我聖上勿不誠於誠則淵海之大可見況於天乎誠能行之於雷驛淵墨之中不貳不測而應
際至一之作周流而不滯至於之物該括而不遺則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言天下之至精而不可
思也語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感之而神明通矣感之而天地應矣聖人之能事畢矣王者之至治成矣感應之道豈小哉
斯哉於戲天人之感通物我之感應固感之大者而君臣感會之道其亦重矣夫軒轅古聖而風后之遇亦以感也夫子我師
也而亞聖之下以感也既感矣鳴乎明良矣既感矣臣宜於大聖矣豈不懿歟然何道以感則可見其感亦曰誠而已矣
咳愚也雖將冷落可笑人也豈能自鳴漢秋以冷執事其將有感於斯文也謹對

問事業 金埈二十上 乙卯增廣一五之二

對愚也今之胡底一般癡歎耳豈之不敢以聖居之事業陳之於吾君下之不能以吳臣之事業任之於吾身未有徹
得無而後何則自顧平生不成者事亦就者何業常自慨然以為將作甚麼人矣幸我聖上之新服而欲無為事業
也我執事之此固而以問其事業也則聖上之事業自今日可成矣執事之事業自今日可就矣君臣上下各盡其事
業則我國其庶幾乎請就平昔經綸偉略傾盡而流雖執事決定諸切焉嗚呼程夫子有言曰事業者人之所以

豈以類多少這從經畫者也至匹夫於此世莫不有其事業故人君亦有人君之事業人臣亦有人臣之事業聖賢亦有之

賢之事業隨其所處各有事業則信乎事業者人之所不無者也是以為人君者非事業則無以盡君之道矣為

人臣者非事業則無以盡臣之職矣為聖賢者非事業則無以傳其道而垂其教矣以之經綸天下而人君之事業

焉以之贊襄王室而人臣之事業立焉以之繼往開來而聖賢之事業成焉則其所以推其所蘊施諸事業者為

如何哉於是知事業之成立而不知事業之有本則是猶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要其事業之其可也嗚呼豈以於外也乎

業也而存諸中者心也故心苟正焉則事業從而大矣心苟不正則事業從而小矣是以嘗見事業之或大或小者不

由於其心之正不正如何乎往則事業之本雖在乎心後之為人辟而欲立其事業者必也先正其心乎嗚呼由周公上

而為君啟其事於周公下而為臣故其說長若以其事業之不同謂其不由於傳授之心法則豈可語

知聖人者乎今世無不尊尚聖學擦撫其端必稱堯舜而濶於事情之議豈以於為世空言無施之弊起於後

世者豈不以功利之世人不知聖而百世之下莫不與起也哉其所以不稱為時而厭世而後死顯者無足怪矣五伯

假仁譎而不正則其於王道不啻天淵而其中不無彼善於夫者則高下優劣蓋可見矣提三尺起布衣而能成漢

三功尚詐偽驕奢而能致富庶之業則高帝文景之事業何待言知哉表章六經而崇獎儒術寵其黷武

而武續之秦時事業於大雖極其失則並稱文景遇不信也太宗唐之明主也仁宗宋之英君也但在一代之治

辟而克成垂後之事業則是皆無中之有實乎其多何以漢氏并列矣噫茲前此君者莫不有其事業而能上

其心者其事業也大不正其心者其事業也小者豈非人君之所當鑒戒者乎若夫皋夔稷契曲成往殊其為事業

府有張房留侯梁公能扶漢唐而二人事業其揆一也則心迹之同此可見矣攀龍附鳳功成創業此何等時也哉
以漢唐事業之大小參其不同者豈非時勢之使然乎蓋啓開創法吳單出繼往聖之統開來世之學則其不
事業無愧於前聖而後學有林希好董有碑則不能救其時之衰啓無有由於矣噫益前無臣共忠貞不有其字
業而其心之見止於其事業也高其心之不已於其事業無下者豈非人君之所取舍乎嗚呼歷觀前古事業不一
而考諸注牒班班可見則所可謂言者其惟國朝之事業乎其惟我朝聖繼於前神承於後丕顯文謨丕承武烈啓
佑我後人垂裕於來世則聖人事業尚矣雖然而又有皋夔稷契之佐前後接武股肱王室資賁襄哉其事
業之表著於當時而可稱於後世者指不屈一二而業已執事之炳照總計者焉亦何必校乱而申炊哉今天命我后
丕武以周成之幼冲已商宗之諒陰勵精為治書講夜對則隆古之盛治指日可期不世之事業翹足可待而蒸庶
今君之事業在於治效則其事業莫不大在於功利則其事業莫不小故所尚者治效而事業之不大者未之有也所尚者
利而事業之不小者未之有也則事業之大小高下果不由於治效功利乎哉為今之時可以點功利用治效而上接三代之
事業耶抑於隨時勢設施之而以成一代之事業耶今抑執事設難於斯二者而愚誠不能無感焉嗚呼治效者上世之所
以化天下也三王之事業也功利者後世之所以諳其國也五伯之事業也苟尚五伯之功利則其事業亦五伯之事業也苟
尚三王之治效則其事業亦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事業今可法矣五伯之事業今可黜矣夫紙彼之旣明矣見矣則
黜功利用治效固不待智者而可知矣愚豈不以三王之事業不期於今日而反以五伯之事業取於當世乎哉誠請細
上言可行者三王之所以能用治效而事業之必致其大者其所以其名也五伯之所以專尚功利而事業之必致其小者其不

其心也心正矣事業自不得不大矣心不正矣事業自不得不小矣以三王之心無三代之事業者在於今日以立作之心立作之事業
者也在於今日則聖上於此可不惕然深省乎今我聖上恒若曰三王何人也我何人也三王之所以致其事業者只其有正心之功也
我為法三代之心則我之事業亦必如三王矣我何敢不法三王之心乎蚤夜思竟正厥心者其不如三王者就其如三王者於三
王之不可及者固已勝於在我矣夫如是則聖上之可與三王之心也不盡大事業之不如三王而功利之說不得亂於三王矣豈不
休哉 噫 患之所以正心為救策者宗末於俗民所謂心為事業之本而後敢切利由心而分之故也雖執事勿以為無稽也
嗚呼愚既以人君之事業勉之於吾君請以人臣之事業勸之於執事可乎 噫 以堯舜之聖得皐夔而後成其事業以文武之
聖得周召而後亦立其事業則我聖上既有堯舜文武之聖豈所望於今日得皐夔周召之佐耳今我執事左右於王所補敝
乎皐夔則執事可先舜之皐夔文武之周召也然則致君澤民此執事之事業乎同寅協恭非執事之事業乎能
如是則後之稱執事之事業亦如今日之稱皐夔周召之事業矣謹對

問名節

對清秋八月十五日歡賞古人以為壯觀蘇子聽試院考較語亦為是也秋固今日適爲是月明問以及此條是事亦節
之昔奇于漢此而豈讓也執事之問於乎此時而並流而不讓其寓意於斯那詢言意豈徒於賞佳與于人同之意淵乎際
矣往衡未敢不乎人固不敢不樂告而綱律乃言曰古昔聲闡一氣流行者既合四時代序而年周與節以之過各當
庸詎此至顯之理無注而不得者乎是以曆象授時璿玉正應觀察隨感取美我多于人之所以寓其時而與物而與根
者夫豈徒於哉獨於時以氣布氣由人和任全其和順之氣則各節雖亦樂適足以感人之情美亦亦各節之乎哉必也和以

順之順以首日之天時說浮人事因差於後照八春其寺可坐而詹也詩因以同故列首爲一隅也生苗管雅爲求其道之行
紅綠添剌以日南之候日至也宮中之課女功也蟻裳服禮文祖有梅鵲帖迎新後俗同流則虞帝吉廟礼日
元也至服祺符重歲首也前五佳辰合以莊烟香大器祀孝隆榣與燃或炷也或退也雖其時矣我於我寧盡有無貴山
陰脩竹與甜流觴曲江楊花勢高峯廷則蘭亭記序留勝也世草堂冷詩刺也幸也三花動新金骨起歷九
枝楊輝瑾冬不夜則名辰浴佛其祝無微好事觀於其來益文節西秋千蒲脣浮蟻風來覺波飯筒驚煖
則九糅於也戲行樂而已三閭宽忠後人祭之七夕以河橋成鳥鵲雙星佳會宴結蜘蛛則恢諧之談其亦誕矣柳子
之文其有思乎一年明月暮湖亞肥於句瓊章新詩有詠則坡老勝觀時維仲秋試院催將恐貢生朝新貴
茱萸秘方處也世榮里松竹也趣自占則登高諧俗無乃信乎參禪獨醉我而頑也嗚呼乾坤逆旅生
亦寄也歲月流水老將至矣清明上巳覽物多感歲時伏臘吾也豈強歡於處世苟不以先時爲樂則百年之內
其能開口笑者幾日耶是固知歡於也憐老之情樂天順時之道也固不能自己者也於今人心易流俗習因循故作詩
迹樂不濫觴之癸極與困頓艱難不悲怒之意生與至於浮浮跟跡轉達生涯踽踽離於感時之旅矣
厭後蹕滂存臻征伐又催瞬瞬奇談樂生之願喪矣佳勝也貴亦何必有之哉大抵四時節序天合其極
四時樂萬物者在人也人之生世也若不順四時樂萬物徒自役役與嚶嚶焉以役其身則豈不大可悲耶而况其
困窮者至和之爲積弘休之外暢氣以調氣心以閒心亂臨萬之句莫不陶化乎太和之域則四時順軌萬物自然三
千閒樂生壽域花花然兆生靈春風浩浩夫猶後樂與人同而人樂其樂三萬六千無非可樂之日矣何及文乎一時之意微何

有於冀北之所產也哉 是猶無定響者 遇節亦改 一篇於說言可得乎 噫呼是之適和之一往生也 恒於亦類 白蟋蟀秋
吟(味)美哉言乎 蟋蟀雖然鳴 不可以語冰 則俟其秋耳 是生於是寒微時 皆從其年 謹以俟詩之鳴 鳴乎 噫 執事視
今日何等時耶 今日之民樂乎否乎 何執事之問不及於今日耶 嗚呼 當雨祁寒 往日怨沈 水旱屢疫癘 有甚此因之
以師旅 加之以飢饉 是猶救死之不贍 雖使民令鄭 豈能歡樂哉 愚未知中和之極功 或者未至耶 儻執事以愚生發說
一使聖天德之下 則至於斯民同樂之治 不亦庶乎 翹足矣 噫 蟋蟀物之微者也 而猶其鳴 今人有感焉 愚生不平之鳴 果無感於
執事之意哉 伏願執事 載於物之哉 于今 愚謹對

問蒙養

鄭震旧　中　第二

對 孟子有言 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 愚謹服於斯言 自成童以後 非不有志於學也 而第居偏方 無路就求於先覺之
君子 是愚之恨也 今我先生 問我小子之嬌 而特亂蒙養之道 以導之 嗚呼 是豈非愚生之幸也 宗吾東與學之義 寸言獻於
執事而之說曰 愚聞仕人之方 莫先於訓蒙 而訓蒙之要 猶在於養正 蓋人之幼也 情竇未開 天理不昧 故其教易入 其
學易堅固 而及其長也 則物欲已痼 扞格難勝 故聖人之設教也 必及其未發之前 而教之以高行之路 使之自濡於仁義
耳染於孔孟 優游涵泳 不自知其成而遂也 以之而至矣 是以之而忠信 是以之而孝悌 聖於孝而敬讓 以風國 是而有以守之化
蒙養之義 不是其大矣 雖然 蒙不能自養 必以任其之者 曰師 [illegible] 蓋由其師也 上焉者童之道 下焉者出文之切
而能養者 蒙得其正者 非以師也 是以詳稱古之人 無數說 美斯士 楊子有言曰 師者人之模範 今君爲我先正一己之學 以爲
規範 如又從師 使之士爲以爲義等之書 [illegible] 乎士民 猶不免爲 [illegible] 羅於所言之中 指不數 選於詩 [illegible] 盛 必正自養 [illegible]

蒙養之道以正而已焉請援古而證之若稽三代設爲庠序學校教以孝弟忠信有八歲入學之規有正蒙之方
則小子之有造後士之蔚興何莫非居上之崇學師氏之有人而然也其所以養之兵雖奇知矣林宗之於未教設之前人之從之
也易而益扞格之弊故大學設教必以孫爲先夫所謂發其生非蒙養之[illegible]哉庭慎教對徐行後長乃孝悌之本而
弟子之職耳是以能言則教之媿讓則誨之亦見夫養正於蒙以豫爲先也粵我不二等童蒙貴養正狃師乃其方
實其於乎惟國家聖繼神承崇儒重道軫念於元氣之士習留神於大本之風化者魯侯思樂之觀而泮宮設
於東膠稽周人小子之模而四學列於諸坊揀其佼而責國子之任掄碩士而畀訓蒙之職課誨之振任之又從以
養正之權虞夏之教書文王之作興何以加於是乎法如是美矣意如是勤矣而夫何邇來末世道日下士習日偷崇
而無養正之功長而益流蕩之習冠童肩穿縫掖從跡於庠序之間其以驕踞爲氣以狎悔爲恥幼而先長
而至而慢師問其名字也而就讓掃於地也叔其家未也而孝悌於我不知也如是幼如是長如是而家如是而國噫嘻我
國家數百年培植而教養者安在而大壞也是果法度而於那人有不從者歟噫惡亦士之一也而若是其大言無忌憚以
是何異於開洛而欺裸裎也哉程先生有問而惡也終不肯一言率辭則不亦負長者之明而惹弟子之職乎其所以啟矯
目之弊而亦豈士之養者雖在人君之明宰師長之任人耳何以謂之任於人君之明宰那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若不以文王之所以作興於作人而欲士之爲豪傑之士則其責己也不亦難而約而責人也不亦重而周乎孔子曰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誠哉言乎何以謂之任於師長之任人那虞舜命夔教胄子而有直溫寬栗之美胡安國任湖學
而其佼其門者無蒙於時人是故周敦頤有言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斯言豈欺我哉方今朝廷往於學校

而表述之方甚未之以也至念程輯未出進士而正文之人思之未見也表述之又有正文之志之道矣常以未見以其有正於無意
於蒙養之先其正而士習之乃今日也嗚呼契久知源椓蓋無策在上者誠能心先舜禹周文武之心學先舜禹周文武之學以
不遑學者章句口耳之術克毅學問之極功化育之流行則為下者莫不脫服於聖人之學鼓舞於聖人之化皆從心感發而
顓志尹之心矣夫然後從如蘇湖如安定之或置之大學或置之庠序先教之灑掃應對進退次教之六藝又次教之六德
次教之六行頓悟於小子童蒙陶於德性則人莫不擴充其本然之善而果達大然居家而有孝親順長之心立朝而有忠
君死國之志矣夫木之長養也乃雨露之降而其就規矩在梓匠輪輿蒙養之道亦猶是也苟能此道矣人曾因蒙
被契何患之庇群千里之駒而下和之璧散遺梓之珍矣又何患良才之不生而國家之無用乎爾不已就乎可贊未盡之言
策嗚呼方今之可患者又在於蒙養之不正而已乎朝廷不靖搢紳不和如寺如盾抑傾抑軋殆至于年矣甚至童蒙亦輩
年未毀齒已立私黨苟其同黨也必問其人之如何惟稱善之不如及苟其異己也不察其行之是否雖摘疵之如不及夫苟
故大學公議之所在而一人發則百曰某某人之異己也一人見稱則亦曰某某人之同黨也自此以後士不以學問為任而惟以朋黨為
務人皆以為我有是黨也雖有比習雖敢有公議之雖有賢人能廉之由是以士習日渝由是以士習日偷以至於運也先士習而欲國家之
治不亦難乎思以為朝廷靖蒙養正正國家治夫靖於朝廷之道何耶惟在於公明而已至於挑事轉而寸之上乎謹對
問自古亂亡之君莫不監乎前代而猶不能知戒因以於亂亡者何歟然於殷則紂之監在夏而紂不知戒紂亡於但已
則幽王之監在殷而幽王亦不知戒秦皇好仙始笑於古而漢武不戒錢續之秦梁武諂佛餓死臺城而唐宣宗亦不知戒金丹崩
宋神宗不知戒唐玄宗之亂唐昭宗不知監漢獻帝之亡隋煬帝不知戒陳後主之亡宋真宗不知戒唐元帝之亂此皆可知歟

天生治亂存亡之三戒殷桂欲戒之而不能治殷願以今日之事言之豈殷鑑不遠在彼令於先王上吳臣而不爲鑑戒而猶踵前武也

網日頹民怨日滋仕路不清宮禁不嚴忠諂雜之弊習而終不能知戒以致諸生嘗懷疑於其其君悉之係

對方舟而濟河也有一舡覆於前而後之舟猶千萬世莫不顧瞻惶恐不敢進至又[illegible]之人童子亦能知也自古亡國破家相隨屬而無一人戒

戒其所以每讀通鑑一至未嘗不掩卷中今執事先生援古而及今與諸生下之思其所以激言執事獲之曰今無水鑑而人鑑

哉今鑑於前代無蓋自有國以來無代無亂亡而亡又有亦亂及有由來者鑑也今之鑑古前後之鑑古今前亦有其前後亦有

其後先能鑑之又能戒之可一亂亡之後宜若無亂亡而亡之後又亡亂之後又亂豈非不鑑而終不能戒者何歟嗚呼人君無智者其不肖

莫不欲治而惡亂不能知亂亡之可戒自我鑑人自今鑑前亦莫不哀且笑於前人而不自知人之鑑我亦如我之鑑人後之鑑今亦

以今之鑑前以我之哀且笑於前人反爲哀且笑於後人則其真鑑耶其不能鑑也能鑑之道有三爲有鑑人之鑑有自鑑之鑑

今乃鑑之曰彼之亡以此我無是耶又將鑑之曰彼之亂以此我無是耶若能後可以語鑑戒之本矣苟求其用收明本哉故古人曰

自視者明諱國明而反之殷不可不鑑于有夏周不可不監于有殷而桀紂幽王皆死於女戎漢武之監不遠秦皇而猶

不返仕掌繼起唐憲之鑑越在梁武而餓死無救金丹累進竊監天寶亂唐者小人而其鑑在宋之元豐顧視東京之漢

者內取之而假武及唐之將未覺後主之亡乎隋煬帝親見其亡而不能戒可見晉之帝之玩倡乎宋真宗一體同歸而

終亦循安何其鑑之若是而不鑑之甚耶知之而不戒耶戒之而不能耶祭乎古不然也嗚呼何代無鑑莫如我之鑑也獻於

曆仕人君之所爲鑑者北向日之字大臣之所爲鑑者北向日之臣國宜上下於戒而乎創若是永有辭於天下萬世

時未而多乎王國群臣今行列其不戒一也欲及盈其不戒二也

其不亡三代之女謁有陳六夕上不其不亦可也[illegible]

辭而猶不知戒乎噫其危矣今日其知矣今日紀綱如何也民怨如何也朝廷前之宮禁前之戚畹之猶有知識者猶不知

聖明惜之非事之間於君生國也無足之瀆也嗚呼人之情鑑于前之以女戎亡則人皆知女戎之可戒而不自知我不嬖妾

寵女戎也鑑于前之以宦人亡國人皆知宦人之可戒而不自知我不任宦者宦人也鑑異端之亂邦而不知今之異端(今之異端)

宦豎之亂邦(亡國)而亦不知今之宦豎非古之宦豎也甚於荒淫者我雖荒淫豈若古之荒淫姑息者我雖姑息豈若古

之姑息浸浸然入於其中而終莫之覺也今有人告聖上曰今日與前所同無異聖上必將艴然而怒群臣必將艴然而怒

噫其所爲者不戒於或一事而前二事而前至于三至于四而是名前也君其有異桃事亦不合古人之言乎三觀者至於

道道人人嗟嗟而足其一己而照諸鏡覽其面之醜其一念終不知也惧然於其鄰者是觀之鑑人之道莫若自鑑

於己自鑑之本莫如明在我之明鏡故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爲人君者

苟能擴其虛明明而又明之則察其亡之本亂則詳厥亂之由鑑於人而戒之於己曰我其不大鑑於是乎我與彼

何事同我與彼何事異雖庸愚而我亦因覺耶彼昏不知而我亦不知耶其鑑其戒不但於吾所云鑑其可鑑戒其

可戒今之亂者即我之所言之亡者即今之亂昏於之弊習何從而行於今前代之覆轍豈有復蹈之患乎推則鑑于成憲其

永無愆嗚呼生逢堯舜之君不可休亂亡之迹請若聖人儆戒之道[illegible]君戒之允恭克讓克俗於變溫恭允塞

堯舜從升中我願吾君其鑑于茲不自滿假禹湯乃成憬憬危懼湯民允殖我願吾君其鑑于茲小心翼翼文王有

辯臨政孜孜武王丕顯我願吾君其鑑于茲謹對

問漁賤業也而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也伏羲之教尚矣雷澤之漁磻溪之釣可得以詳歟孔子釣而不綱無乃義其有異乎學

矣至之可得以言歟魯君觀魚而見譏宋帝釣魚而取美其得失安在淮陰之釣竟取王侯桐江之釣不受諫議而取

之高下亦可言歟我國負海抱江民其魚水之濱而未十矣彼之士有[illegible]於漁者有能古人有學道然釣仁義之說則

其有不漁之漁可以為補於今世道歟諸生博識道義必有感於斯其願聞其說

對愚嘗先生問也我非漁者安知漁之道也往執事之於我安知我不知漁之道乎愚請以得於濠上與陳之論諸探鑑

江海其俗語之漁者觸風濤犯死生以魚而取其魚之宜以為食業之賤且勞也而所以厚於生民者至大而惜者乃中國

民所嘗好者俗曰飲食奉生追遠之具也漁固不可無而亦不足為也漁之中或有經綸之志抱魚服之冒者托於其間往

有中古之時渭呂之先風困厄之傳耳彼其嘗有意於漁而不為漁者亦豈非經綸經濟漁之道固嘗如是而無有大於是

乎國有不漁之漁其中其名則是而視其形則於亦可謂之漁乎以魚以漁漁之漁而漁其小不魚之漁天下之漁而漁矣

姑舍小取其大可乎請因明問而白之越在隆古與佃並教漁之出於世久矣古之漁有異乎後有堯之天下古之漁有三

堯之安舜之周之大師呂之佃漁未嘗能漁在下渭濱不求用意太晚則以為務身之計渭濱之有以釣六合之志取其於古字

然取天物於聖人之事而有魚與鱉乃王者之政則不綱之意篇於斯可見魯君之戒孜可知矣觀魚賞魚同是魚也

魯君取譏宋宗有美談何其未知得失安在農工正至之奪其民力而識魯以為年邑則識於魯其識不時也美於宋若

美無事也淮陰釣客貴至于侯而遺餌無窮終至魚肉富春釣翁不出天子而一縉綠中暗扶九鼎之于之高下

愚不足以論古人也矣其惟今我國於海之東起居飲食宜乎與海接也其饒魚鹽亦齒之鄉其俗與楚越同其民

皆以漁爲業者夫豈謂漁小者於竿而釣於川於澤於海於江者終不知其爲人則古所謂隱者古之所謂隱者古之所於江

宜出於其間而未十有一人投竿而起卓然有大丈夫氣者今之漁者豈古之漁乎山河數千里而國朝三百年來何其寥寥而久

而不彀嗚呼古之俊傑者未嘗不在於漁而亦不必往於漁求矣後之士者未嘗不求於漁而亦未必求於漁以四海之大無虞今

塞遶漁者何限而屈指稱之者千百載一人而已以舜之漁求聖人於漁則舜耕於歷山亦將求於耕乎以望之漁求大賢於漁

則渭濱於釣歌亦將求於屠乎以韓信之釣作豪傑於釣則何稱焉於袴下以子陵之釣作高義於釣則何稱乎於羊裘乎

其奇求於漁也明矣今之所謂漁者不以業者必漁於溪於江矣乎而漁者必漢於溪於江之灣乎豈其求矣亦何足漁釣也

其爲漁也何必魴鯉哉古之漁者亦有不漁之漁者以道德爲竿以仁義爲餌漢猶羊裘言六藝之文章可以經綸於世道

可以網紀四方弱號引繩羅之則足以補世道人之古人之所稱漁事之所謂其在於彼其在於乎言之於後世所以風之所以

使舜無其則雷澤之漁也使吾無文則渭川之漁也孰能知之以聖矣以處其豪傑之士者乎文王與之後於漢之歌君之不

易於則荒涼之野寂寞之濱豈無抱屈而死者乎今有人於此不識其豪傑自文氏之漁翁釣徒則忠義死之

而十年江湖待機遇江之時自知滄浪而歌之曰於道往於乎釣吞舟之魚乎且於倚長劍拊蹲踞之辭乎以自解之

四吾年十年未八十坐待之可也兆事以在於行時然乎

問

四時平分春居其一焉春者以生物爲德而歲功之所資且凡五行之木四時之乃五性之仁至於拜色臭味皆有所屬此可謂衣

哉代天理物順時行令其見月令等書推其纖悉等行之於後時於秋以立次春以正次王而謂以首夏時冠周正武

和議賑貸必拘於民義不亡懋賞恤民之政者時亦不可紀欲明民以三皇之春程于穆頌于春出其擬議之旨何謂哉

方今聖明在上仁覆羣臣欲使林之類躋於春臺之域而和氣不舒災害荐仍治化之不舒乃至於此豈所謂說未盡道
漸降殆盡已届嚴凝之候從用仁恩有乖時義哉三天地發生之機資徹將体元之道莫先於此是言何如
臣欲敬太和流行周遍透徹而萬物各得其所之樂其道何如
尹善道 魁

對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者曰元者善之長也於仁爲人於時爲春是豈讀易而知春之体一元而始萬物者矣
工人其代之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豈讀書而知財成輔相之道在於人也蔡沉曰天人之際未易言也臣大之機感
應微於智道者孰能識之是豈讀書而知天之道不可與俗人論也自今世方好仁時行方春而挑事欲體元順時之道於和
春之一字載於問目大哉問也愚請詳於後言而非所謂不言之令也愚敢以乎不知爲拘之節而不避天理之辭而默之
已乎謹撮梁甫之吟曰吾吐陽春之說以資於春風座上也竊謂自太極判陰陽以分之後寒暑相推四時乃生一窮
于次月窮于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者其名春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勾芒而其氣也冲和發揚藹藹然鼓
動羣生化育萬物爲事則其名曰生也而夏之長也秋之成也冬之藏也有不能違其所謂生歲也藏也此九生何謂切者
以首貫徹四時資始萬物實一歲之首者也以人体天之道言之則不可以他求在於仁之一字而已大矣哉一元流行然後時曰春然於人
曰仁時之春即人之仁也人之仁即時之春也臣乎仁合乎春失乎仁則反乎春合乎春則和氣全而萬物以育反乎春則戾氣應
而乎災異興矣然則春也者貫四時而爲始則是仁也歷千世而不易者則欲知在時之春當求在我之仁苟能修道發政施
爲仁之政不息而久至於薰蒸透徹融液周遍則天下歸仁一國興仁民和物阜八方之春各得其所何足道哉然則
春臺可坐而登也請因此而略陳之以前元爲始於萬物而春爲首於四時則春之所以配四德之元者是也仁主愛於人性而春主

生於天時則春之訓以合人性之仁者也其訓以寓於春生則於色著於臭酸於味出直於土以養人者詳以行其理乎焉
乃近於日者推洋甲乙之説頗何補於君子法天扶貝仁之道也君據月令四時之政有合吳書欽若之理雖行於治
和令行慶施惠之敎固無古今之异而宮室服飲食居處之節皆已詳宜於世雖欲作之而行令亦尚依舊而
不泥於今乎周時冠日者垂法後世也以周政記事者亦不敢專也行夏之時裁於顏淵之問無位不作載於子思之傳則聖人貴
察時知變矣或者之云何足之下也行賞於生春之時固其道也冥民於陽和之節亦有其説然所貴則要何待於大簇之月節乎
爲張則張何須於蒼靈之哉惟乎三皇乃春以古今而分四時也頌于春生以氣候而論矣人也首出庶物萬古永賴者乃生物
之道則邵子之喻其以是也三月不違和氣積中而有生物之道則程子之發言書其於乎方今時屆同淸聖人御世克己復禮於
仁者賞而不喜罰喜生而不喜殺卵育群生吹息庶物其氣益於其德溫於常欲轉一元於洪鈞躋萬物於壽域而過乎
美民生不爲適時氣柔和草木自樂之時而閭閻有愁歎之聲三陽交泰之節而煖寒失早晚之候此風其涼之氣象悠矣
要時有事之樂意衰矣言之至此不寒而慄矣雖政此歟答何在無仍徒有仁心而不行仁政故致民氣之不和耶或乃
中和未至而乖氣相乘故致此災異之相仍致以一人之有慶觀之則且無足慮乎以萬物之失所謂之則亦無足虞也噫徒思
技災之由以救求祛災之道乎救民之策其説有二世降叔季人心不古有同嚴凝雖以仁惠者用甲者之説也春生之德會通四時歟若
之道仁先爲務者乙者之説也以仁聖之世而治化不興則甲者之説似乎近矣行[illegible]之道而無不治之則乙者之説無乃德乎甲者之説
近於治霸乙者之説近於親徹洋近以求道雖未求道則取舍審矣謀臧否從[illegible]設用則危亡判矣誠能以愛九州生民之修己
以仁治人以仁爲化乎春同而不忍之政乎春者一則聖人之能事畢矣王者之大業成矣何難於太和之流行何有於萬物之得所乎歟

業乎之說，誠然於終之爲學，則非知何者爲仁，何者爲不仁；不學，則不知何者爲仁，何者爲不仁也。苟知道，則於恩人殺人而爲之否
於仁義不知道，則雖其人生人而皆有不仁義也。知學之所重者爲人而爲人之[illegible]不學也。聖人以格物致知爲重者，亦以是也。
生之說非事不以爲不可，請以聞乎上，幸甚幸甚。諸生　同題　尹以遠　二下　戊戌五月廿二日末二
對。惟二月二十有四，執事先生乃於祈國拈出春之一字，用告章布。是月也，和雨挺惠，風暢，万物欣欣，
然有向榮之意。是非執事之所謂時然後言，是以感發人之志，多其鼓舞於今日，而窮爲之說。今
夫天定四時成歲，以春爲之首，蓋春全天之和，而以氤氳爲其氣，以發育爲其德，化化爲生，生爲因其類而
播其形焉。是以一物之生咸得其和，昆虫之爲昆虫，草木之爲草木也，莫非春之使然也。予發之而所以長養者於
是，而所以成實者必始乎春而資之也。雖以天之大，非春無以布其德，而物莫之生，欲長而不於長，欲成而不於成，終亦
天不爲天，而歲不爲歲矣。雖然，春之用和爲善，夫物之必於春而生之者，無他焉，是善布其和矣。嗚呼，天工人其代之，苟於以
春之生物之元，反諸己而爲之仁，擴而充之，吾人之身亦自有一段之春，而反其本也。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矣。請言之，在五行爲木，
在木而屬之於春，在四德爲元，元者長而屬之於春，在五性爲仁，仁者源而屬之於春，在於耳之聲也，目之色也，口之於味也，鼻之於
臭也，隨所從而有所配。至先儒之論，更有以定，吾君不必援焉。夫王者係乎天而立其極，順乎時而行其令者，莫之若月令等
書。其義可知，而取之者皆可以爲後世法也。春王正之相次，以夏之時冠周也，非與月之改，以周之正改商也。聖矣之意
槩可知矣。慶賞之典，順陰陽之功，故其行也以春；賑貸之恩，感時物之樂，故其頒也以春。周之制，文漢帝之詔，皆
其適時之宜也。苟佝於此，可賞而不即賞，當恤而不即恤，必待春而爲之，則其不困久矣。夫安樂主人指三皇而春

何幸夫子雍熙之大春至聖人乎有以為乎其想其言儀以在名化人和明之中則其以樹詠之亦想其所居者乎之

發政施仁先敷八方欲使庶類各得其所熙熙然皞皞然咸囿於壽域帝春甚至于上矣奉之何生乎年學來亦於人則民

色愫而不舒焉求之於天則霎見雷而豈見至治化之不應一主於先治欲今有用甚之說曰天下之生久矣以時考之則君

春已屆而吳之候而如其統乎仁而専於惠則是固無以異於殺秋冬霜雪之威而行陽春雨露之澤有乘時之義也

又有生生之說曰天地好生之德洋洋乎發育萬物貫徹四時必先立乎仁以為体元之道也於斯二者之以感於乎前而熟壽

於心其合而論之曰自夫有天地而觀之則時已百矣春已過矣固不可行春之事於非春之時也於在天之元無所不包在人之仁無

所不包元之所在非春而自是一春仁之所在非春而自是一春苟信其天地早育之說達知古時之為春而謂仁不可行於今之

世則後之人皆不得為仁乎噫以是觀之体天為仁今時則易於何其夫大寒之後必有陽春越在癸亥之春天命我殿下

以布其德民因我每下歲被其澤蓋天與其以其仁而民仍其乃就其仁也今日即我每下之陽春也將欲施仁政於民盖尋

癸亥春之初必乎尚能和元為善之長而為其生物之心於春推之於己以仁為其心由於心而發於政其猶春之於物以雨

露為之澤而發育之則昔之寒而變其令則至春和而動之普之凍而緩其令則至春和而能之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矣然

亦非從此有致之發政在天行政在君必也克尋之君体元於上皋夔之臣調元於下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嗚

呼今日果有於帝之上果有如皋夔之臣乎如有之則何以理陰陽順四時[illegible]以及太古之氣於三皇之春于[illegible]今日也

閱史其記一代之帝矣佐之臣是為君亂臣之行張善懲惡為將來鑒戒之[illegible]而矣不肯此宥而是非因於將以為秉筆

徑以為以異不無息這乎無以為自虞吳構趾哉窮盤哉可見而取信其經而已曾史而已雲經至乎評論誰知而為刪公

穀梁左氏捃摭則是未及於素王之旨所司馬氏班氏繼踵而史皆編年而紀傳則二氏才識之長短編年紀傳之法又何
詳其詳於本末以傳之際悖亂誅死之迹其事而存而亡無一二之可録[illegible]小通通志實使史道而晦歷述議之漢魏
以唐鑑論議統正而伊川稱其未有其同者因無可言而其之未[illegible]而歷言之卯宋之信史乃好古亂而後來嗣穴
改定者有之其被改者何至而命使誰所受命而改撰者又誰所惟我太祖首開史局凡軍國府存之政民生謠俗之宜莫
不書之反眼星氣之休咎亂集于太史氏必撰一時之後屬而掌在日錄月記各有其職之所職以盜國後而宣祖之末際
廢於一時政於其人之所裁詳而今才之為也兵亂混無可是耶顛倒嗚呼豈非史家一大厄哉方今聖上就與或為產上之狀哉
詳潤無遺何美務於殿刊史之後請使從日以爲記時之刪述日益日急事可述其不可稽緩未知為何為而所伊耳制
有法綦錢無遺合乎古者之徵獻鑑來雅搢于汗竹之中使其者勳否有其懼其志何由

黃康　上三下

對嗚呼史豈易言哉人無三長之才世有五難之議汗簡之愧於溢美家錢不昭於公論則史之厄於今是矣今以臣居臨御之史
爲重執事策士權史是問知我者其在此乎請以所誤以爲一說竊以史之爲言載事之謂也其事有美有惡以其美揚其善有行以
出其惡據其實而已記其事而已蓋善可不傳惡不可不懲也是以古昔人君之政記其事其常也其無常必有其美
撰其行而昭揭於方策以鑑於後世夏之有虞夏商莫重焉言有記事有莫大焉從失於一時莫貞於千載則茲史之不述
之愆乎其哉記事而不任其實者也而不任其要是以不真於古今本末反而於居文者後世信疑於安所信哉故記實者史也
作史者人也人苟非人史不自史必也任其人而專其任乎試稽問史之徵而考之著史之古人陰古元昊結繩有改信乎文之記盛
自唐虞而爲夏商周漢以至于周代撰世記其事雖多而可考者少往而已可信者錄筆而已蓋大刪述果無取論之

可為而三代以下又有裨於補之說然後有以才術者之言居於世上者矣夫里氏[illegible]如羅[illegible]年則[illegible]

之人才淺雅有可言而變易之素屢可見乎千斛有諸傳於其宗一死不義其亦誰信之倖范有史亦可謂史也耶前進志與
於洙水能符其意唐史作於蜀公而其說或正而或有嘆於未遂或有異於希世是而異論人固有所援而同異有說盡無以
其由至於宋有信史毁於奸臣副君即位北能改定被以其宗是神宗而命改其國是隆祐則一時之撫定無范史之良
史乎嗚呼時有古今史無古今一天而有一天之史一代而有一代之史式至於我國家亦有史筆之可言則所可見者其在今乎至
惟我聖祖首開學基即置史官蓋周制左右史之意遂置官以其人任以其事重國之官尊也民畏也謹俗也參慮也皇氣
也其政之臣失其事之常度終焉曰郭月記之中不知其居職固不重欲奈何吹其職也竊抑國史亦亂掌宣祖之實錄者
莫如癸亭之董記反覆之時改其一皆為居之奸邪正直混是非不有史家大恥未如乘事之所歎矣乃今聖上既與其釐正有
形其右史家之一大事也軍務禮儀諸條則史之役或其之論寔在於便宜而時月不留宜講求其紀之無以其之言亦出於重史
一行之上其策安在或曰是或非至於再筋而是有一見亦見於此哉臣唐虞三代之並時後有典謨之歌雅法之筆削之義也
後孩春秋之云昭一時有史固有一代之人一代有人不借異代之才今日救策臣人為先苟非不天記事之技董狐之直形管得筆
殘就南史之正也法不避君亂必記我后有改革哉於王廢吾於有獻不逞也必簡編筆者污染無光其享則人死臣矣史自修
業於是三代去沿典謨之史實錄不正而自正嫛政不記而自記善惡殊[illegible]臣有所使天下後世讀史者皆知其今日之盛
皇不避行嗚呼史固不可不修人固不可不任而善有著於臣敢西雖據[illegible]然臣之有可稱之實我後事亦有可記之跡枚
筆之書只其義自見苟或不法其後何觀哉也已臣已修有光簡策於亦大也無作無愧萬古之編指點而稱曰是攷也

果在其道且其史也果從其宗則技治之道庶有望於唐虞之盛為作史之人可比於三代之正矣其果有以回王立音為九重
天門進言無路一分轉什麽義以補於化乎吾又誰望以策焉
問琴者禁也禁其邪心也其作之始刱於何代虞舜之歌尼父之操[illegible]一從為聯父之成毀伯牙之歲詳其禁邪之義歟
撫以治民其何人歟以講學者誰氏歟英雄頑雅之曲有我國之聲蟬韓有別弦其殺伐之音感之之義可得聞其款不悖也
而歎仙譜之永絕斷而不本者焉而宗廟之樂無絃其他人之尊義志趣之未去者有高下之不於我國家禮樂文物[illegible]於中國
諸音雅律大和不同往有其所先古樂之不沒於[illegible]而其卦加弦尼比古樂名之曰古樂取於何索而禁其邪之義[illegible]於
一經喪亂金琴與三聲流音絕十年于今祀天享廟之歲二八之舞出並八筆莫什金石之奏先王朝之未遑而大年之國
以祝之道何以別雅頌亦從其所以技百獸率舞之祥於諸生以祀樂自任濟之有素其必盡陳
趙持世
對 愚嘗夢見頎人自稱曰瞽叟教之以太古之徽音奏之以蒼天之西貴而鼓之飛鳥皆之翕翼而不去此非鶴儀竹之樓
而不敢少遊於是鏗爾而舍喟然而歎曰世無知音誰與聽之遂莊之玉匣以待大雅之君子日月多矣今進前聞發策明
問增之晴昔之夢蓋先告之矣竊謂出於虛而脫於耳者樂之所由設也匏土革木各有其究而鏗然鏘以適於用唯
此嶧陽之孤根合中黃之正音抱太和之純精故使人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壹寓之懷故中和之氣其藥
邪止[illegible]感發善心豈曰小補之哉先君子所以不可去身而不撤於無故之日也推於是取其究不知命名之義燦乎淫聲
慆堙心耳桑間濮上以蕩其放僻之念越吟吳歈反挑其淫佚之態流情蕩性敗度亂治終至於陷身亡其國之光
則聖人樂之之意豈如是也必正心修身先立乎禮從容中節然後其和平使之手撫而心忘故鄭而[illegible]

声之微妙乎後世可以聽音而心未興起出情而其處人莫知其妙甚矣古人之……
也詩傳之逸矣軒皇肇造律呂伶倫嶰谷取象乾坤琴之制作蓋自有虞氏彈五絃而解慍之美舜之治以成其美矣
也學師襄而大成於孔子之門以玉振金聲之決決乎不可尚已有成與毀無成與毀者昭氏之鼓也在山巍巍在水洋洋乎
伯牙之曲也莊周寓言不負誦也鍾子期之聽音妙至矣出宰單父撫以治民者子賤其人也作之河汾鼓而濟學者仲文中謚
也當遠竄千識感水境之絃蟋蟀事息聲發於白眉之曲至誠感物聲出於心則物理相感豈偶然矣叔夜臨刑歎
視日影而歎廣陵之絕元亮爾來高卧北窗而撫一張之無絃舟林信居何足取乎寒里高風千載凜然鳴呼大雅
作者声寥寥崇尊娛耳之口不識禁邪之義則淫哇嘲啾不復聽於桃事之前矣雖我東方退在海隅声音語音究不與中
國不同則桂有吉光而聲律之不同勢所難免人上聲不復無足怪矣而况不習古調設為樂度凡其十二之卦加文武之絃樂
作之方何所取法而於猶聲音和暢神人感動一鼓於殿玄鶴來儀則王生新法不言妙矣記而為聯良以悲也其所以感是
通物寫神瀹意而澀滯幽污穢滌盪垢滓者要在乎出於禁邪歸正之義則今之樂猶古之樂也體制異同名号取象有
盛之下亦自茲以後代各異譜音聲之盛乎古無讓洋洋盈耳溢郭填郛於乎盛也廣樂益美於三代之上矣不幸長亂三
都灰燼鵾絃鐵撥為灰於兵燹之裡金徽玉柱埋沒於榛莽之中聲沉音絕人器俱亡而幸賴我聖上揮戈廓氛究沒
回物動靜治十年于茲文物法度一依乎昔而獨此音樂闕然不遑[illegible]庭絕二八之伎鸞鳳異哉鶩前無擊拊之
引以先人以備樂器俾其倫係形坑樂崩禮壞而不振豈然我堂堂禮義之邦[illegible]素寅之境邦家宣王好樂何咤於斯毋但為目
尚操指出則以聖上撥亂之德豈不欲望鋪治定乎良由於迂草綢曲樂無人金石絲竹盡法伶工五音六律漫不知為何事

鍾声不作誰識左高之失琴瑟必更張未卞燥濕之宜音樂之不改無足怪矣識者以一夔而命皆從五音而合諧和聲之說未
識律之和声協八音而克諧格神人之以和則於見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而[illegible]護之樂雅頌之正郊宗而天神格廟宗
而人鬼享何直禮樂之初古樂而聲不中節手簡之於終又有敎屬於其天理[illegible]事之文則而與樂相次其迹於禮樂不協於禮
不協於樂之為用爲制而於事之間於及於樂其何也未有禮備而樂不成者也亦未有禮不備而樂成者也茍非人上其能行之
與乎之心臣而尊遵之則其為於樂不過于鍾鼓而已玉帛而已猗猗之從世所傳之三百之文人所知之前今之以於樂尊已之往矣
於事之以於事責也其無曰積從古年於後無也是矣

問蔵魄以墓表墟以碑墓之有碑於於何代欣勒銘因於冢姓神道之起於縣桓其詳可得而言歟有作文集愧其稱拙
追將名有銘於詩之志可稱耶不辭其可歷指而言歟范志宣刪歐陽碑語朱晦庵用南軒文字亦有可議於其間歟或二
與人作鎮石或云使全中人於則矣死其終無顯刻而東筆其不改記実歟必有先後可校之論願與於書其無隱也　金誠立

對鳴呼墓刻於古迹世無常矣之却繼人多求其色之潤筆幼婦多愧於溢美褒餞不加於公論則碑之設立端使於我公執事
於凡神道一款欲作的確之論面墻淺見弥質有疑則以曰然之願学者窃為之說曰魂升於天魄降於地而人固有一死以
葬土而掩之立石而識之蓋全不可以無表碑不可以不作是以孝子慈孫之思顯其親者常迫昧無徵必為之述其行業其[illegible]
昭揭於悠久明示於後世一宗三尺之碑可永千載之傳使見其墓而過其欽則顯刻之所以為也其須從迹切於私情過實友務
於虛文是非不真於後後事蹟有負於生前則於逝死其有知亦必不安於冥冥之中烏在其立碑也噫苟其法於天下人君碑
誰掩於後世則雖為何益吾於是益於名之朽不朽在於從之修不修而不在於碑之立不立耳然說[illegible]

[illegible]

揚宗績照人耳目蓋可想矣然寔之銘因於麗牲之石碗隧之碣起於斲棺之日信乎確乎之遠也記林宗之碑無愧其生

非蔡太史乎模姚崇之宗而追悔其知其張學士也眉山多兼筆而戲許於撰行之文於國家獲免不負其墓誌之嘱貴

楊襄尊道大易之戒保身從大雅之哲則是誅也何非之有貪貸落筆其生之諛匿怨資矯情之辞則俑矣夫無足取也不合善

日之小雉欲物矣於之佛然因然使屬之節無諷用其之先則軾之意焉矣久變門墻之私至表有發頃之直名而不食偽飾

之言勉乃知至之根而維之心嘉尚矣永叔任仲淹之碑而好諧之刪於志宣曖廣頌魏公之事而大字多用於南軒時洞辯持

已之私憾共勛許國之公心則不過眉然君子之容量乃惜乎其不能明知乃父之志也概沒大哥可質諸神明欲顯其親人亦有

矣乎則蓋曰溢美之乎宜避翦之取斯也隋李設鎮石之言則又有決至之深則勤名之頌果不合爰死之道而握筆之寧

勿不任託宗之文耶嗚呼人之死也豈可以無爰矣則存之至以爰之其於爰也不可以無誌則存之碑誌之也固人子之心而宗出

於人情之所不容已也於是乎誌以納諸壙銘以刻諸碑欲使後人指點而稱之曰是某也乃某之某也庠序於千古哉之種隱某

何於未可任之九原則尊祖敬宗之孝固可謂至矣抑亦末矣又不國史哉至野史記其美名昭行之可稱者而衆口不一無聞

於後世則豈必待乎虚誕之一片石[illegible]郡里有矣也則推使子雲聘其辞退之作其銘粉飾溢辞強加采飾亦何改於不可改之

公論哉於乎碑固不可廢而碑亦不必有也嘗觀司馬氏有言曰公死而後免[illegible]之交但可直書世係官爵終始而已則是固不

易之定論而朱子之作家於赤取是說則一以昭孝子表其顯親之心一以[illegible]美蔑宗之辭而碑固尊則而止矣故銘嗚乎

未閱奇書彭公碑陰曰死者悯也有致壁之而悯其第其悯也有榮顯而悯其恒其悯也嘖嘖人於無死而全其悯者難矣生於何

而稱之實於後死乃有可記之績則死而有誌碑亦難矣諸林宗卓爾之行於作文者無愧撰鄭公剛毅之節於後以稱焉
不辭則碑之作尤難矣苟無可記之實於平日而欲索稱之名於神天乎其亦免爲一鎮居士者笑哉

問謙

對我聖后當自內照命兆事而求多士執肆事以謙爲問其言也謙乎下濟而上行豈其在茲乎何敢過謙而不言
謙乎何以謙有而不居之義也蓋法乎天地察乎鬼神上下尊卑以自牧賤乎外。以下人處之如法金无所居
下而人不能踰謙之所以爲大矣哉是以君子克謙自視猶於小人反是之常自滿是克謙之道思乎然乎畏天地道誠而已
參爲三才而不法天地之誠則雖欲謙亦乎哉謙以之柄也操其柄者無以誠乎謙之時義遠矣哉尊卑雖截而讓
而以之則下際先明宜其居上之謂也恭然是戒而直諫有補則上行而謙宜其居下之謂也抑揆其益是乃天道之所
盈虧之理豈秘在日月之蝕乎傾盈取謙哀多益寡乎地中有山何莫非天地之道乎害盈福謙鬼神亦俚而秩
福無門氣數或於乎前代興徹不待言矣人道盈謙聖所勉戒而趨內含揆乃人常情則其曰好惡豈非是哉
世遠禮讓人多驕溢不尚謙之習至今世極矣是以果學業末俗人心不取給不可以爰乎嗚呼時有古今而人無古
今古今之所以能謙者何今人之不能謙者何能謙者以其識之不能謙者以其不識也中庸曰不誠無物而況於謙乎易曰
謙亨君子有終不識而能有終乎今日不謙之原在於不誠乎救今日之弊誠而已 欽聖上誠能法天地之謙存勿武
之誠謙而又謙誠而又誠有而若無之一息自內之所察而存虛無一息間斷之時以在上之謙倡在下之謙則
奇之內之出見或物而將前之隱蓋於是而已而異讓於見上者而下際光於下者而自卑上行於謙之效習俗之

美方可垂軌於衰說之世矣道之不傳於是乎盡矣傳曰一家讓一國興讓豈不信哉嗚呼君子學而求其道人之

學何以明義理而知道之道乎道之道亦在於學問可不勉哉謹對

問云云　　李東標　三上

對嗚呼古之修身而德底於成立政而治躋於隆者曷嘗不由振作以階之哉立德凝道之功非可以情懈技也無衰撥亂之治非可以儒劣得也必將有大惕厲大警動成一己之德而隆一代之治噫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與於此哉嗟呼學術之弊也而修道日趨於鹵莽治道之降也而制治日流於姑息泯々乎棼々乎相牽而歸乎委靡之域則為今日世道之憂者亦可以却慮而振作之也是誠也愚固欲得當日之不循常守古之君子一聞之今何幸獲命於先生抑愚嘗然行不擇焉耳是猶將身不免於鹵莽者也曷足以奉此對雖然於執事之振作之也蓋有動焉乃敢作而曰修身立政莫不以振作成何者學不振則滅裂而靡也故必有以振作之然後可以修身治不振則以廢弛而成也故必有以振作之然後可以立政於是乎刻意厲行而作其頹惰之氣於是乎起廢興衰而振其委靡之勢勅戒乎日用而學無退轉之患懲毖乎獻為而治無陵替之失則世之能成德而制治者顧不在振作[illegible]乎是故志乎學者必貴於振作制之治者必先乎振作不以怠惰而間之而德日造於高明[illegible]而任之而治日臻於興隆進學成德之基於此轉衰為盛之由於是曷嘗見振作[illegible]立其德善其治者哉雖然修身

千古英雄楚伯渡江無西紙
存形當季悔失隱陵道

無情歲月若流波　霜落頭邊恨奈何
莫謂當年學日夕　青春不習詩書礼
王莽謙恭下士時　一生真偽有誰知
周公恐懼流言日　若使當年身便死

一帶長江擁石门天教

乳吼有口異中庸在中庸

斩拆無點同散買劃

暮青飛菊野鐘聲

乳吼有口異

斩拆無點同

亂